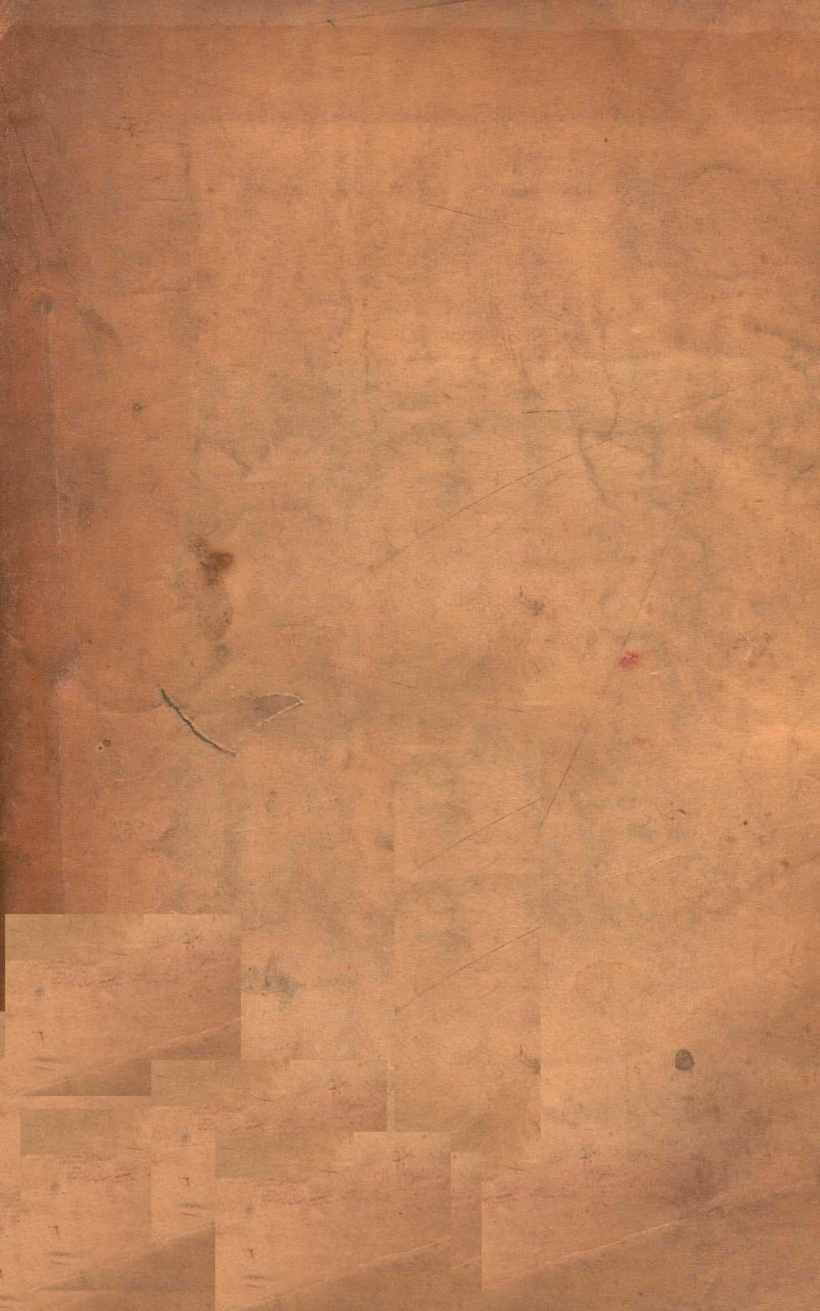


戴依夫人

譯塞羅 著克扎爾巴



行發社版出海雲



巴爾扎克著
羅塞譯

戴
依
夫
人

雲海出版社發行

戴依夫人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作者 巴爾扎克

譯者 羅塞

出版者 黎明社

昆明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上海北四川路北仁智里六七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初版(渝)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再版(滬)

每冊定價國幣 元

目 錄

| | | |
|---------|-------|---------|
| 戴依夫人 | | (一) |
| 約安先生 | | (二六) |
| 恐怖時代 | | (六三) |
| 基督在福蘭達斯 | | (九一) |
| 後 記 | | (一〇七) |

戴依夫人

「有時他們借一些幻想或是幻象認爲他們能夠消除兩種範疇的間隙——時間與距離——前者是精神的後者則是物質的。——路易、拉姆巴特。」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的一個晚上，卡倫丹（註一）的宴人都集合在了戴依夫人的客廳裏，這位夫人是每天晚上都保持有一個宴會的。這種事，在一個大城市裏是一定不會引起注意的，但在一個小城裏它却有極大的吸引力，替這經常的集會增加了一種特別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兩天以前，戴依夫人曾以因身體不適的藉口拒絕接待她的拜訪者，並且還通知就在第二晚上她也一定不能招待他們。在平常的時候，這兩件事必定是引起卡倫丹的騷動，就像在巴黎所有的戲院都一齊停業所引起的一樣；在這些日子裏，就其意義來說生活似乎都是不完全了。況且又是在一七九三年，戴依夫人的這種舉動是可以引起極不吉的結局的。在這個時候，一舉步包圍着一個貴族的最起碼的危險都常是一件生

（註一）卡倫丹 Carentan 法國西北部的城市。

與死的大事的。爲了要完全認識這一天晚上那些有名的諾曼人的臉上泛着奇異的神情的原因；或者更進一步，爲了要剖開戴依夫人的那神祕的令人難解的事，是必需要說明她在卡倫丹所扮演的這個角色的。當她居處在這危險的境面中時無疑是平民階級在革命的時候，我的大部份的讀者的同情心一定會把他們自己的情感加到這故事上去的。

戴依夫人是一位得過好幾個勳章的將軍的寡妻。在「出奔」（註二）開始時她就離開了宮庭，並且當時她擁有巨大的財產在卡倫丹附近，於是她便逃到這裏來避難，而深信「恐怖」的影響一定會不到這地方的。這個想像，由於她對國家有一種精密的認識，所以竟完全證實了，因爲革命的火焰在法國西北部是很輕微的。雖然，從前當她來巡視她的財產的時候僅只是同那些當地的「貴族」相往來，現在，策略完全不同了，她不得不儘量的接待卡倫丹著名的紳士同新興的權貴，她以她所精通的恭維語去諂媚他們，同時避免挑起他們的憎恨或是妒忌。和善與慇懃是天賦的難於形容的溫柔的儀態，她知道怎麼

（註二）法國大革命後，國民議會所進行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剝奪了貴族的許多特權，同時「教士組織法」頒佈後，教士也不能再以宗教勢力來欺壓平民。因此這兩個特權階級都紛紛逃到邊地或國外，祕密進行破壞革命的陰謀，這便是法國大革命史上有名的「出奔」。

樣消遣而不乞助於齷齪或懇請，這樣的繼續下去使她獲得了很大的聲望。這是她的奇才所應得的，靠它的賢明的指示方使她能夠通過一段艱難的途程，而滿足了一個混雜的社會的要求；她從沒有在那些暴發戶前讓過步，她更沒有損傷她的舊朋友的感情。

雖然年紀已在三十八左右，但她仍表現出——不是法國西北部的女孩子所具有的嬌嫩秀麗的美——一種纖弱的（假如可以這樣說：）貴族的儀態。她的面孔是極精巧地彫成的，她的身段是柔韌而婀娜；當她說話時，她的淡白的臉上似乎閃耀着活潑的生命。她的那雙大的烏黑的眼睛是充滿了和善的慰勸，並且在裏面還有着有一種審慎的寧靜的神情似乎是表示她的生存的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只爲她自己。她在很年青時便同一個年老的善妒的軍人結了婚，又在那淫佚的官庭中過着虛假的生活，無疑地便已經完全被一幅憂鬱的絕望的面紗展開了覆在昔日曾顯現着迷媚與愛的活力的面孔上。被迫的永遠抑制住女人的本能的衝動與情感，在有一些時候，她寧願抑止感覺到而不願想到在她身上情慾仍然純潔的遺留在她的心底深處。她的主要的吸引力便是從這內在的青春的活力所得來的，因爲它在適當的時候出現在她臉上，並且加給她的思想一種慾望的天真的表示。她的面孔是使人生敬的，但在她的儀度與聲音中，却有着有一種朦朧的將來的衝動，就好像一個在青春中的少女的心的跳躍一樣；不斷的洩露出她們自己。極難被感動的男人見

到她立刻便也會感覺到愛上了她，但又被她的嫵雅的舉止引起了一種對她的恐懼的感印，她的靈魂，生來是卓越的，但却被苦悶的爭鬥使它變得更堅強，使她高高的超越在普通人之上，並且這一點男人們似乎是全知道的。對於這樣的一個人，一種高善的情慾是一種必需。因此戴依夫人的全部愛情便全集在了一種純正的情愛——母性的情愛裏。她在做妻子時所沒有得到的幸福與歡躍都在她對她的兒子的熱切的愛裏重新找到了，他的愛他，不僅只是作爲一個母親的純潔而深切的摯愛，而是帶着一個情婦的媚態與一個妻子的嫉妒。當他離開她時她便感到痛苦，當他走開時她總懸念着他；她永遠都不能看他看得夠；她的生命是在他身上，而且是爲他而生活。這種情操給了戴依夫人一種有力的幻像，還可以再說的是她這個唯一的孩子，是她所剩下的最後的一個親人，也是她能把她的希望，恐懼與喜樂寄託在他身上的僅只有的一個人。那位死去的伯爵是戴依一族最後的一個，加上她又是她娘家唯一的一個人，於是一切世俗的利害關係便與她的高貴的需

要相結合，而使在她心裏的那一種女性所共有的母愛更加強了。她只是不斷的以無限的眷顧撫養她的兒子，這使他在她心中變得愈更可愛。醫生二十幾次的告訴她說她必得要失去他，但她仍只相信她自己的希望與意圖，結果是醫生團的診斷失敗了，她看着他平安的渡過了那童年的危病，她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悅，同時驚異的看着他的在繼續的成

長。

由於她的這樣的照顧，她的兒子在二十歲時，便長成了在凡爾賽宮庭（註三）中似乎極有造就的紳士中的一個。最特出的，是一般母親的努力所不能達到的而獲得的一種快樂，她是她的兒子所寵愛的人；他們互相了解，他們的心都全沉在母子的情愛中。假如他們不是生出來便被自然的鎖鍊所束縛住，他們一定也會本能的感覺到他們彼此間的互相施與的情誼，必是人們在生活史上所極難產生的那罕有的情愛的。

這位小伯爵在十八歲時便是陸軍少尉，並且照着當時的榮譽的規定，而隨着親王們一齊「出奔」。

這樣一來，可使高貴的富有的而且是一個「出奔者」的母親的戴依夫人完全暴露在危險所包圍的局面下去了。但是，爲了要替她的兒子保全巨大的家財，她只得放棄了同他在一起的快樂；但當她到達了卡倫丹，而共和政府正以嚴酷的法律每天沒收着出奔者的財產的時候，她很高興她自己的勇敢的措施，她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險替她的兒子保全了財產了嗎？隨後，當她聽到革命政府所執行的恐怖的法令時，她愈更睡得好了，因爲她知道她的唯一的寶貝是平安了，危險與斷頭台是離得很遠的。她慶幸她自己用這高

妙的方法把她的財產與生命一下都保住了。爲着專心於這祕密的念頭與容讓這不幸的時間的需要，她不抑制她的女性的傲慢，更不抑制她的傲慢的自信，而把她的悲傷隱藏在一層神祕的面紗下去。

她獨自担住了一切在卡倫丹所等待着她的危險。以第一個她這種身份的人來到這裏是每天都有被送上斷頭台的可能。但借着母性的堅勇的支持她，因此她以不分階級的憐憫贏得了窮人的同情，以使有錢人愉快而讓富人認爲少不了她。

她在她的家裏招待了市檢察官，市長，縣議長，刑事檢查官，甚至於革命法庭的法官都在招待之列。在這些客人中的前面四位是還沒有結過婚的，並且都在追求她。他們每一個都認爲她一定同自己結婚，因爲她害怕他們的權力，或者是要請求他們的保護的原故。刑事檢查官以前是卡恩城的一個律師，現在是替伯爵夫人管理着產業，因此對她是採取一種頂危險的手段。他竭力的在外表裝做大量而且忠誠，企圖借此獲得她的好感。在這方面，他是她的追求者中最難於應付的一個，並且以前她曾經做個他的當事人，所以她的財產同環境他是知道很清楚的。他的情慾因此被貪婪的慾望更激舞起來了，況且還有着無限的權力——全縣人民的生死大權在做他的支持。這一個年輕而且外表裝得很豪爽的人，自然戴依夫人不能夠對他做一個相當正確的估計了。但是她不願諾曼第

人的奸狡的危險，她仍舊使用女人天生的聰慧與善變，來使這些競爭者互相牽制而保護她自己。她很希望借這拖延便能使她安全而順利的渡過她的難關了。在這時代中，這些在國內的保皇黨都是這樣每天在欺騙自己，以為到第二天便一定看見共和政府就什麼完了，但這種確信却把他們大多數的人帶到了毀滅的境地裏去。

在要利用偉大的追求者的困難的境地裏，伯爵夫人突然孤立起來而關起大門拒絕客人，這疏忽是難於理解的。她使每一個常來她家裏的人都覺得她的不接待客人是極值得注意的。於是，大家都用僻塞地區的人特有的好奇的樣子，開始到各處去探聽她不愉快，苦悶、不舒服的原因。對於這些問題她的老女管家布萊吉蒂回答說，她的女主人是成天在自己的房間里不見任何一個人，就連家里的人她都不理。

那僻塞地區的半隱居的生活，使人們養成了愛好分析別人的舉動的怪癖，以至竟變成了他們的特性。在先前他們是極同情戴依夫人的，不問他們是否真的知道了她是快樂或是不快樂，每個人都儘量的想法去發現她突然隱遁起來的理由。

「要她是病了，」第一個猜疑者說：「她一定得找醫生！但醫生却成天的在我家裏下棋。他還同我說笑話說近來只看過一個病人……而且還是無法醫治的。」

就是這段昏話大家都把它看得很重要。

男人，女人，年老的，年青的，全都在暗自的下論斷；每一個都認爲自己發現了祕密，因而把全付心力都專注在這祕密上。

第二天，他們的猜疑變得更狠毒了，生活在小城市的人消息是很靈通的，女人們在早上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布萊吉蒂買了比平常多的菜蔬。這倒是一件真事。布萊吉蒂絕早就在「菜場」上出現，並且——說起來多令人難解啊！——她把菜場上唯一的那頭兔子也買了。全城的人都知道戴依夫人是不喜歡吃野味的，因此這頭兔子便變成了無盡的談論的主題。在老年人散步的時候，他們發現戴依夫人家里有一種緊張的活動，雖然僕人們對這是竭力想不讓人發覺的。那侍僕把地氈拿在花園裏打灰；在這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這事的，但在每一個人都在忙于編造自己的故事時。這地氈也成了他們立論的一種根據。每一個人都有他們不同的說法。

這一天，卡倫丹的貴人聽到了戴依夫人宣佈說她不舒服，便一齊在從前是個商人的市長的哥哥的家裏集會了起來。這位洗了手的商人是結過了婚的，品格很好，大家都敬重他，伯爵夫人對他也有一種特別的好感。在這集會裏，每一個追求這有錢的寡婦的人，都多多少少的有個自己猜想的故事可說，當時，他們每一個都在想法使這要她這樣幹的祕密變做對自己有利的工具。刑事檢查官的想像認爲一定是有人在晚上把伯爵夫人的

兒子送了來。市長則相信是一個芬第城拒絕宣誓的牧師來躲在她家裏。縣議長認為準是一個在被緝拿中的保皇黨的恐怖份子或是領袖跑了來避難。別的人則猜測也許是一個從巴黎逃亡出來的貴族。總之，每一個人都認為伯爵夫人一定是犯了這些縱容的舉動中的一種，在當時的法律上，這舉動是一種「罪行」，很可以把她送上斷頭台的。可是，刑事檢查官却低聲的說對這他們一定要緘默，並且要設法援救這跑向死亡的深淵的不幸的貴婦

「要是你們把這事宣揚開了，」他又說：「我就不得不出面去搜查她的家去，這一來那可——！」他沒有再說下去，但每一個人都知道他的意思。

伯爵夫人的忠實的朋友替她恐慌起來了，因此，在第三天早上市「檢查官」叫他妻子寫了個通知給她，勸她今天晚上仍和平日一樣的招待客人。那老商人，更勇敢的在早上便自己跑到戴依夫人家裏去了。由於他決定要援救她，他不管什麼的走了進去，當他發現她正在花園裏把籬上的最後的花摘下來去裝她的瓶子時，他可驚住了。

「無疑的她一定是藏着她所愛的人。」這老人說，但他却不能不同情這迷人的女人。她臉上的奇異的神情使他更肯定了他的懷疑。這種深奧的舉動在女人原是一種天性，但對我們（指男人，譯者）却是奇蹟——因為每一個男人；都只是對一個女人巧言的奉承以圖博得青眼的——商人把城裏所流傳的關於她的謠言都告訴了她，並且說出她所處

的境地的危險。「因為，」最後他說：「要是我們的達官們一定不肯寬恕你的仗義行爲，要是一個律師是這事的主因，那沒有一個人會給你一點同情的，縱雖是發覺了你是爲良心的不忍而干願犧牲自己也沒有用。」

聽着這些話，戴依夫人以一種奇異的，激忿的神情望着他，這，雖然他是一個老年人，他也忍不住的發抖了。

「來，」她拉着他的手引他到她的房間裏去。在確定只有他們了以後，她從懷裏抽出一封沾滿泥污而且很縐的信來。

「你讀吧，」她用了極大的力量才把這句話說了出來。

她無力的跌坐在她的安樂椅裏。當老商人把眼鏡揩乾淨，戴上看信的時候，她抬起她的眼睛看着他的臉，這是她第一次納罕的注視他；隨後她溫柔地換了一種聲調說：「我能夠相信你。」

「是我還沒有參加進你的罪行裏去嗎？」這可尊敬的老人樸實的說。

她抖戰了起來。在這小城市里她是第一次在別人心裏找到了同情。老商人立刻便知

道了她這喜愁的原因。她的兒子參加進攻格蘭威爾（註四）被俘，從監裏寫了一封信給她母親而帶給了她一種不幸但又溫甜的希望。說他正計劃逃走，在三天以內他一定會化裝來到她面前。這封不幸的信也說了些「訣別的話」，要他在第三天還不能到卡倫丹，那他就不能再見她了。他還請他母親多給那信差點錢，因為他送這封信是冒着極大的危險的。

老人拿着信的手抖戰起來了。

「今天就是第三天。」戴依夫人叫道。

接着她敏捷的站了起來，把信拿回去，在房間裏來回不停的行走着。

「你就一點都不小心。」老商人說：「爲什麼你要準備那麼多食物啊？」

「但他到時也許會是餓得要命，累得要死，而且——」她不能再說下去了。

「我很了解我的弟弟，」老人說：「我一定去叫他幫忙你。」

這商人拿出他以前做生意的精靈。給了伯爵夫人一個極週到而且聰明的指示；在決定了他們兩個以後應該怎麼說，怎麼做後，這老人便去拜訪卡倫丹每一個名人的家庭，

（註四） 格蘭威爾 (Granville) 是法國 Boston 省的海口。一七九三年被革命軍佔領後，保

皇威多次進攻但都不得手。

散佈出一種有力的藉口。他告訴他們他剛才碰到戴依夫人，她說雖然她沒有完全好，今天晚上一定要照例舉行招待會。自然每一個家庭都盤問他伯爵夫人的病怎麼樣，但他的精靈是足以應付狡慧的諾曼第人的，所以他全應付開了。他幾乎全把每一個正考究這秘密的人全都送到了歧途上去。他先去訪問一個害痛風症的老貴婦，他的第一個宣告就造出了奇蹟。他對她說戴依夫人幾乎因為一次腹部的痛風症而死去，接着則說幸而以前那個有名的醫生特龍欽開過一個處方；用活剝下來的兔皮蓋在胸上靜靜的睡些時候；伯爵夫人兩天前的病就是全得這特龍欽醫生的處方所治好的，現在已經完全好了，所以今天晚上她便能招待任一個喜歡去拜望她的人。這故事得到了不少的成功，特別暗地裏是保皇黨的那位醫生對這奇怪的治法討論得熱烈。但那些精明或是頑固的人，因為他們已經猜疑得很深，所以還不完全相信這件事；因此這晚上的戴依夫人的客人都到她那裏到得很早，並且大都偷偷的注意她的臉，一些是由於關心，但不少却在奇怪她竟好得這樣快。他們都看得見伯爵夫人是安坐在她的客廳的大壁爐的那邊角落裏。

她的客廳幾乎是同普通卡倫丹人的一樣的簡樸，爲了避免刺激她的客人的狹窄的心胸，她放棄了她從前所習慣的奢侈的愛好，而使屋子沒有什麼改變。客廳的地板就從沒有漆過；她讓那陳舊的灰暗的刺繡仍然掛在牆上，仍然保持鄉下的傢俱，點着牛油蠟燭

，一切都照着卡倫丹的習慣。她過着十足的粗俗生活而不因為它的不幸的小事或是可怕的艱難有所退縮。但她知道她的客人一定會原諒她為他們的舒適而作的花費，她毫不吝嗇的招待他們；接待他們的總是一場極豐富的盛宴。爲了迎合他們的貪婪但又靈敏的私心，有時她特意做得不在乎，讓他們指摘然後再去遷就他們。

到下午七點鐘，卡倫丹的中上等階級都全集在她家里了，圍着火爐圓圓的坐成一個大圈。女主人靠着老商人的同情的眼光的支持，以極超越的勇氣來應付着她的客人的最瑣碎的詢問，與蠢笨而無味的談笑。但是每一響敲門的聲音，與街上的脚步声，都幾乎使她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她提出了大家所喜歡討論的如同這地方的發展與葡萄酒的品質的問題，接着她的心腹便發表出極好的分析，加上她的臉色又很自然，樣子又很鎮靜，幾乎使她的客人忘記了是來偵察她了。但是，那刑事檢查官同一個革命法庭的法官却仍不做聲，只注意着她臉上的最細微的表情，同時在喧嘈中聽着屋內的每一個下響聲。不時他們便提出一些有意窘她的詢問，但這些她全以從容的態度回答了。她明白了母親的勇氣是多麼偉大的啊！

賭台安置好後，大家都坐下來去玩「波士頓」（註五），「李維茜」（註六），「慧士特」（註七）時，戴依夫人仍以最大的冷靜同一些青年人談着；她的舉動就同一個熟練的演員一樣。不久她就使他們想要玩「羅托」（註八），而她是唯一知道牌在那裏的人，於是借此便出去了。

「我可憐的布萊吉蒂，」她叫道：「我快要悶死了！」

當她揩去流出來得很快的眼淚時，她的眼因焦急，憂愁與不安而明亮起來了。

「他是不回來了，」她直望着她剛進來的她的臥室說：「這兒我才能呼吸，才能生活。再過幾分鐘他便也會到這裏了！因為他還活着，我相信他是活着的。我的心是這樣告訴我。你聽到什麼了嗎？布萊吉蒂？哦！我真情願犧牲我的生命去知道他是在監裏，或是正在路上走着。我實在不能想下去了。」

她向四週看了一轉，看看什物是不是都已經弄好了。在火爐裏正燃着一爐適意的好

(註五) 波士頓 Boston 一種紙牌戲。

(註六) 李維茜 Reversi 一種紙牌戲。

(註七) 慧士特 Whist 一種紙牌戲。玩時須寂靜無聲。

(註八) 羅托 Loto 一種紙牌戲。

火，百葉窗是關好了的；傢俱已經又全漆得亮亮的；就從牀上的每一件東西上都可以看得出，伯爵夫人同布萊吉蒂是連任何細微的地方都注意到了的。她的希望完全都在這佈置很細心的房間裏呈現了出來。她所摘來的花這時正發散着它的芳香，而且這芳香又已經同她的最柔美的最高貴的愛寵混合在了一起。僅只有一個母親方能夠猜得出一個軍人的需要，方能夠這樣準備而使他滿意的。一份精美的菜肴，香冽的葡萄酒，一雙拖鞋，淨潔的麻紗布——總之，每一樣一個疲倦的旅人所需的，期望的東西，都全準備在這裏了，這種家庭的溫暖一定會記起一種母親的慈愛的。

伯爵夫人安放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邊，好像這就會實現她的祈禱與加強她的幻想的力量似的。這時候她心碎的叫了一聲：「布萊吉蒂！」

「啊，太太，他『一定』會來的；他不會發生什麼的。我相信他一定活着而且已經在路上，」布萊吉蒂回答道：「我把鑰匙放在神經裏占卜過（註九），它放在我手指

（註九）這是一種點吉凶的方法。保把論匙夾在舊約路得書第一章，或是詩篇第五「十一」篇，

或是新約，約翰福音第一章內，鑰匙柄伸在聖經之外，用繩縛在一個人手上；然後讀鑰匙所夾住的這一章經文，如果鑰匙轉向拿聖經的人這一邊，而聖經落地，那所卜的這個人有罪，將有不吉的事發生；如果鑰匙不動一直讀完，那就表示平安。

上時，卡丁就去讀約翰福音——而且，太太，鑰匙並沒有轉。」

「這靈驗嗎？」伯爵夫人問道。

「哦，太太，這誰都知道是靈驗的；我敢拿我的靈魂打賭，他現在一定還活着的。上帝一定不會那樣欺騙我們。」

「雖然在這裏還是危險；但我實在想要看看他。」

「可憐的奧古斯特先生，」布萊吉蒂叫道：「現在他準是在路上走着了。」

「聽呵！已經打八點鐘了。」伯爵夫人恐怖的叫道。

她怕她在這裏就擱得太久，但在這裏她所看見的任何東西都是能夠使她相信她的兒子還在活着的有力的證據。

她走了下樓去，但在進入客廳之前，她在樓梯的把手旁邊停了一下，聽聽有沒有什麼打破這小城寂靜的響聲。她向彷彿是個哨兵的布萊吉蒂的大夫笑了笑；他的眼睛似乎只不動的注意着「廣場」，同夜裏的每一下響動。在任何地方，任何東西裏她都看見有她的兒子。

停了一會，她又回到她的客人那裏，裝出喜悅的樣子坐下來去同幾個女孩子玩「羅托」。但她時常都說她不舒服，而去靠倒在她用火爐旁邊的安樂椅上去。

這便是戴依夫人家裏的物質與精神的環境。

在這個時候，在從巴黎到瑟堡的大路上，一個穿着棕色的當時所通行的短掛（註十）的青年正直向卡倫丹走來。

在徵兵（註十一）開始的期間，手續是簡單而且沒有紀律的。時局不允許共和政府一下把每個士兵都完全裝備起來，所以大路上走着的全是些穿普通服裝的新兵。這些青年人到宿營地有時比他們的隊伍早，有時則在隊伍後面，因為進行全是隨他們自己所能忍受的對長途行進的程度而定的。剛才所提到的那個人却走在到瑟堡去的隊伍的前面，卡倫丹的市長正隨時等着替隊伍指示士兵的住宿地。這青年是以沉重的脚步走着，但却並不蹣跚，他的步伐似乎表示他是已經習慣於嚴格的軍人生活的。雖然月光溫柔的照射着卡倫丹的原野，他却發現天空裏有一堵濃厚的白雲，它是準備就要用雪全把原野去遮蓋起來。這恐懼使他匆忙起來，他盡力的加快步伐，但因為他已經走久了，這與他的疲乏是完全不適合的。他背上揹着一個幾乎是空了的行囊，手里拿着一根黃楊木的手杖，這

（註十） Carmagnole 是法國南方人穿的短掛。

（註十一） 在法國大革命時，由於歐洲各君主國的武裝干涉，革命政府為抵抗計，故大行徵兵。結果終獲勝利。

是從一堵高而且密的籬柵上砍下來的，因為在下諾曼第的農莊周圍大都栽着這種灌木。這孤獨的行人走進了卡倫丹城後，便看見那些高樓直聳在月光下，就像些迷幻的黑影似的。他的腳步聲驚起了寂靜的街道的回響。他沒有遇着一個人，於是他只有去問一個還在工作的織工。市長是住在那裏。市長的住處離得很近，沒有一會這「徵來的新兵」便走到市長家的門廊下面了。他是來要一個指示寄宿的命令的，便坐在一條石凳上等着。但是，市長却要召見他，因此他不得不去讓別人仔細的端詳。這個「徵來的新兵」是個步兵，一個態度很好的年青人，顯然是一個出身於上等人家的青年。他的態度表示出是受過很好教養，他的臉上表現出一種良好的教育所賜給他的聰慧的風度。

「你叫什麼名字？」市長用認識了的眼光看了看他說。

「茄林·茄歇。」這新兵回答道。

這位官員立刻把不相信的笑容收斂了。

「你是從——」

「從巴黎來的。」

「你的同伴一定在你後面很遠吧。」這諾曼第人用開玩笑的聲調說。

「我在隊伍前面三里格（註十二）。」

「你來卡倫丹一定是有些由於情感的關係吧，「新徵來的公民」？」市長以一種狡慧的神情說：「這很好，」他接着說。這年青人正要開口，但他做了一個手勢止住他，繼續說道：「你可以走了，「茄歌先生」！」

他說的最後這兩個字裏是有着一種譏諷的味道，隨後便給了他一個到戴依夫人家裏借宿的命令。這青年人以一種奇異的神情唸了這個地址。

「他一定很明白他是不要再走多少路；他一穿過廣場便立刻到了！」當這青年出去後，市長自己對自己說。「他是一個很勇敢的好傢伙：上帝保佑他！他已經得到一個能應付任何事件的答案了。嚇，要遇到別人而不是我，別人問他要證明的話——那他必定便什麼都完了。」

在這時候，卡倫丹的鐘正打過了九點半。戴依夫人家裏的前廳的蠟燭都全點燃了，僕人們正忙着幫太太老爺們穿大衣同木拖鞋，玩牌的人的賬目也結清了，而且一齊都告辭走了，在小城市里這已經成爲一種慣例。

（註十二） 格里 League。里程名。各國長度不一，通長相當於三英里。

當他們做完了一切分別的禮儀，在廣場上各自分手準備直接回家去時，一位太太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客人却沒有同他們一齊出來，說道：「看樣子檢查官是獨自留下來了。」

這事倒不是假的，伯爵夫人這時正單獨陪着可怕的官員，她戰慄的等着，等着他的告別。

過了一長段沉寂，這更增加了她的恐懼的感覺，最後他終於說話了：「女公民，我在裏面引用公共政府的法律了。」

戴依夫人抖起來了。

「你沒有什麼告訴我嗎？」他問。

「沒有什麼，」她驚異的回答道。

「哦，夫人，」檢查官在她旁邊做下來，換了一種聲調說：「在這時一個字便能使我們——你同我——送上斷頭台去的。我一直注意着你的臉色，你的心境，你的態度，這些都是今天晚上你的成功而把你的客人引入五里霧里去。你是在期待着你的兒子，我能完全肯定的這樣說。」

伯爵夫人不由己的做了一個否認的手勢；但她的臉已經變成了蒼白的，她的臉上的

肌肉也緊張起來，想裝出一副她並沒有這樣感覺的淡漠的神情；對於這些動作，檢查官的無情的眼睛是一個都沒有忽略過。

「好！接待他吧，」這位革命政府的官吏說：「但不要讓他到明天早上七點鐘還住在這裏。在明天天亮我就要拿着一張我自己起草的懲罰令到你的家中來。」

她用一種惶恐的麻木的是可以獲到一隻老虎的同情的眼光看着他。

「我一定要，」他溫和的接着說：「用一次嚴格的搜查來證明那懲罰令是錯誤了的。那我的報告便可以使你洗清別人的一切猜疑了。我還要宣說你的對國家的忠心，你的公民性，這我們便都得救了。」

戴依夫人忖度到這是一個陷阱；她仍然不動的坐着，她的舌頭僵硬了，她的臉是發着燒。一陣敲門聲驚澈了整個屋子。

「啊，」這位母親感到一陣恐怖，跪了下來叫道：「救救他！救救他！」

那刑事檢查官熱情的看着她。

「是的，我們要救他，」他回答道：「就是犧牲我們的生命也要救他。」他謙恭的把她扶起來。

「我是完了！」她叫道。

「哦，夫人！」他用一個雄辯的姿態回答道：「我幫助你並不是爲別的——而是爲你一個人。」

「太太，他已——」布萊吉蒂叫道，她以爲只有她的女主人一個人。

一看見刑事檢查官，這衝進來的老僕人的狂喜變成臉色慘白的呆住了。

「是那一個，布萊吉蒂？」這位官員以一種和善的態度問。

「一個『徵來的新兵』，市長吩咐他來我們這裏。」這僕人回道，伸手把借宿命令拿給他。檢查官看了一看。「是真的，」他說：「今天晚上有一個隊伍要來，」說完他便走了。

在這時，伯爵夫人完全相信了她以前的代理人（指檢查官言·譯者）的忠誠，因爲它無疑地已經進入了她的心裏了！

雖然她已經沒有站起來的力氣，却立刻便跑上樓去，打開了房間的門，看見她的兒子後，便把幾乎失去了知覺的身軀投到他的臂裏去。「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啞啞的說，她幾乎瘋狂了，她儘量不停的吻他。

「太太！」說話的是一個陌生的聲音。

「哦，這不是他！」她恐懼的縮了回去，叫道。她筆直的站在這「新兵」的面前，

用憔悴的眼光看着他。

「我的天，多像他啊！」布萊吉蒂說。

接着是一陣沉靜；那生人看見戴依夫人的神情覺得有些戰慄。

這打擊幾乎殺死了她，現在她才感覺到了她的全部的痛若。她靠在了布萊吉蒂的丈夫的身上。「哦，先生。」她說：「我不能再多看你。允許我讓我的僕人來招待你吧。」

她折下去回到她自己的房間去，一半是由布萊吉蒂同她的丈夫抬回去的。

「唉！太太！」這女管家在把她的女主人扶了坐到椅子上去後說：「難道就讓這個人睡奧古斯特先生牀，穿奧古斯特先生的拖鞋，吃我們爲奧古斯特先生做的饅頭嗎？要我爲這而上斷頭台，我——」

「布萊吉蒂！」戴依夫人叫了起來。

布萊吉蒂不再說什麼。

「快捫着嘴，你這嘮叨虫，」她的丈夫用很低的聲音說：「是想要太太的命嗎？」這時那新兵弄出了一陣噪聲，原來他是坐到了桌子上去了。

「我不能再在這里，」戴依夫人叫了起來：「我要到暖花房去；那裏我能聽得清楚。」

些，而且在夜裏可以由那裏到外面去。」

她的心仍然還在已經失去了她的兒子的恐懼與能看見他回來的希望中間糾纏着。

夜的靜寂是可怖的。當那隊新兵進城後，每個人找自己的借宿地的當兒，這對於伯爵夫人是一個可怖的時候。每一個腳步聲，每一下響聲都失她失望；不久，世界又恢復了她的可怕的寧靜。

到早晨，伯爵夫人不得不回到她的房間裏去了。

一直注意着她的女主人的布萊吉蒂，好久都沒有看見她出來，便走進她的房間裏去，發現伯爵夫人已經死了。

「她一定是聽見那個新兵的響聲了，」布萊吉蒂叫道：「他才一穿起衣服，就在奧古斯特先生的臥室裏走來走去，好像他是在馬廐裏似的，還唱着那該死的「馬賽歌」！這夠把她殺死了。」

伯爵夫人的死是應該歸罪於一種更強烈的情緒，無疑地是由於一些可怖的幻像的原故。當戴依夫人死在卡倫丹的時候，她的兒子也在莫比罕被槍決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不幸的事件加到不分距離的一切相合的例子上去，因為這是集合了

真正的遁世者的經驗與奇蹟。這些文件必定會保存一些時候，像那些一種新的科學——一種到現在還沒有滿足有發明天才的人的科學——所建立在上面的基礎一樣。

約安先生

一個冬天的夜晚，在斐拉拉（註一）的一所華貴的大廳裏，約安·貝爾維德羅先生正款待着一位埃斯特（註二）王族的親王。在這個時代中，一個豪華排場的盛宴，就僅只可能在富裕的皇室和權貴的親王們才有的。

圍繞着一張香燭照耀的桌子，七個快樂的女人在甜蜜的雜談着。在她們周圍是些大藝術家們所精造的高貴的大理石的彫刻，全閃耀着白光，和深紅色的粉牆對映着，同時也合斑斕的土爾其地氈相襯托着。

這些女人，穿着絲羅，帶着發閃光的金飾佩飾着僅遜於她們的眼睛的光耀的珠寶，每一個都在講着自己的戀愛故事，這些故事的不相同，也正與她們自己的妖媚一樣。但在她們的思想同表情上却沒有什麼不同的；一個動作，一轉秋波，一個手勢，都補充了

（註一）斐拉拉 (Ferrara) 是意大利北部的一省。

（註二）埃斯特王族是當時統治斐拉拉全省的一個巨王族

她們的言語，標示出輕挑、淫蕩、憂鬱，或是嘲弄。

一個似乎是在說：「我的美能夠使老年人冰冷了的心重新燃燒起來。」

另一個則似乎是說：「我愛躺在我的坐墊裏沉思，或是同着那有寵愛我的愛情的同醉。」

第三個在這種宴會上是一個毫無閱歷的生手，不得已羞紅着臉的說。「在我的心靈的最深處，」她說：「我感覺得悔恨！我是一個天主教徒，我害怕地獄。但我很，很——很愛你們，爲了你們我願意犧牲永生！」

第四個乾了一杯葡萄酒，叫了起來：「快樂，永遠快樂！每一個清晨的曙光給我以新的生命，每一個夜晚，我痛飲着生命的酒漿，幸福的生命啊，如願的生活啊！」

坐在貝爾維德羅旁邊的那個女人用熱情的眼睛盯着他。先前她是沉靜的。「我不需要一個暴徒去殺害我的情人，縱使他拋棄了我！」她狂笑了起來；她的手癡癡地捏破了一只精緻的糖果盒。

「那時你將會是大公爵（註三）了？」是屬於親王的第六個問道，在她的牙齒間表現出一種狂亂的嬉樂，眼裏閃出恣意的放縱。

（註三）指當時是統治拉拉全省的大公爵而言。

「還有，那時你的父親將已死了嗎？」第七個坐得離約安先生不遠，穿過她的花球做了一個狂誕的戲謔的手勢說道。她是一個姑娘，年輕而且天真，對任何事她都慣於笑諷。

「哦！不要這樣說，」年輕而漂亮的約安，貝爾維德羅叫道：「一個人在世界上永遠都只能有一個父親，雖然壞運也許會抓去了他，但他仍舊是我的。」

這七個是約安先生的朋友，也是親王的朋友的麥拉拉的妓女，一齊吃驚的叫了起來，要在兩百年以後，路易十五所統治下的講求文明的社會裏，這種狂歡是要被嘲笑的，而且，也許才在一個歡宴開始的時候，人們就用不平凡的眼睛靜靜的注意着了。雖然有燭火的亮光，醇酒的香冽，金銀器血的閃光！雖然有色情的呼喊與看去好像是令人着迷的女人的妖艷，雖然偶而也有人在他們的心底沉思時對人性與聖神的事有一些兇敬重，但這仍只是一種掙扎而已；到結果都是在醇酒的最後的閃波中被縱慾所壓沉下去的。因為那時她們的青春已經耗盡了，她們的眼睛已經暗淡了，並且縱欲控制了她們，正如

像拉伯勒（註四）說的：「刑具已經加在他們的腳踝上了。」

當在這沉靜的剎那時，門開了，如同倍爾西薩在宴會上，上帝賜給了預兆一樣（註五）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僕人，縐着眉頭，蹣跚的出現在門口。他滿臉愁容的走進來，用萎靡的眼光向那些花環，那些金盃，那成堆的水菓，豐美的菜肴，和貴賓們充溢着紅色的面孔，以及那被女人們的玉臂所緊擠着的五花十色的墊子看了一看！最後，他給了他們吃了一驚，用沉重的聲調囑出了這一句嚴重的話：「先生，你的父親快要死了。」約安先生站起來，向他的客人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這樣說：「請原諒我，但這種事不是每天都會發生的。」

父親的死耗竟不能使一個在豪華與淫亂中生活的青年人感到驚恐嗎？在他突然所發生的奇想中，死亡是一個高等妓女，而他却是一個老實人——因為他從來沒有欺騙過任何男人。

當大廳的門關上以後，約安先生穿過一條幽長而黑暗的走廊，裏面的寒冷也就同它

（註四）拉伯勒 Kabetais 法國的哲學家兼諷刺詩人，

（註五）倍爾西薩 Belshassar 是巴比倫末代的國王。相傳在他一次宴會時，牆上突然現出

警告他的死耗的字來

的陰暗一樣，他想到了他做兒子的應有的本份，於是竭力裝出一付適合孝順之道的樣子；把宴會上用的餐巾丟在了一邊。夜是陰暗的。那不做聲的僕人領着這位年青人向那充溢着死的房間走去，路上就是這樣的陰森，裏面有死亡存在是很可能的，由於那寒冷，那寂靜，與及那幽暗——同時也許可能是他的酒醒了——在這位縱飲者的心中激起了一種確切的回想。他心緒不寧的細想着他的生活，很像一個和人打官司的人，在到法庭的途中似的。

約安先生的父親巴脫羅米歐，貝爾維德羅是一個九十歲的老人，他的一生的精力幾乎是全花在商業的繁擾上。經常旅行在東方的迷人的國度裏，在這些地方他獲得了無數的財富，與極豐富的知識，這些知識他認為是比黃金同鑽石還要寶貴的；因此，他現在對一切都是毫不關心。「我情願保有一顆牙齒而犧牲一顆寶石，情願獲得權勢而犧牲學識。」他有時這樣說，並且說着還笑了起來。這位仁慈的父親極喜歡聽約安先生講述他的青春的歡樂，同時還談諧的說他要把金錢都花在他的頭上，「我親愛的孩子，要使你自已真正獲得快樂，便只有少做那些蠢事。」他是一個在別的青年人眼中唯一得到過歡愉的老人；在他默想起這種輝赫的年青的生活時，他覺得他的父愛只是騙來了白髮。老貝爾維德羅曾經在六十歲時愛上了一個靜嫻而美麗的安琪兒，約安先生便是這晚期的短

暫的愛情的生活中的僅有的果實，只是十五個年頭，這老人便不幸失去了他的愛妻珠娜；同時他的大多數的僕人同他的兒子又墮入了他從前所沾染的怪習氣裏，於是便構成了他晚年的苦惱，他獨住在他的大廈中最不舒適的一間邊房裏，而很少出來，並且就是約安先生在未得到他的允許之前，也不能擅自進去。好像他一走出房間到他的大廈裏，或是走到裴拉拉的街上，便會看到他所失去的東西一樣。他一走動就彷彿是在一個夢裏，脚步不定，心神也不定，恰像一個意識到或是回憶起要去參戰的人似的。

當那位青年人準備好了最豐頓的宴席，屋裏充滿了歡樂的哄響的時候——當馬羣在院裏嚼着它們的食物，僕人們在石階上吵鬧的擲着骰子的時候——巴托羅米歐則仍只吃着他的那一天七個的麵包同點水。要是他需要一點兒遊戲，那便只有給他的忠實的朋友，那支黑捲毛狗去丟點骨頭了。他在病中，他從沒有對這些喧鬧表示過點不滿，要是號角聲同狗吠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他也只說：「哦！是約安回來了！」這樣一個溫厚而寬大的父親是前所未有的；於是小貝爾維德羅便沾染上了慣養的孩子的壞癖而毫不體恤他。約安先生同巴托羅米歐住在一齊就像一個變化不定的妓女同她的老情人住在一處似的；儘管放縱無理，都是一個微笑而寬恕了；有時也賣弄點好處，但僅只是爲了要獲得他的鐘愛。約安先生一直是以想像中的他的青春的圖案來改造自己，他知道細察自己的過失

而去發現他的父親寬大是困難的。當他穿過走廊時，他感覺到從他的心深處升起了一種悔恨的感覺，他幾乎覺得由於共同生活得這麼久他是能諒解他的父親了；他又回到現在要盡點子道，那就正好像一個強盜劫擄到百萬財富安享幸運之後，而改邪歸正一樣，是很有改變的可能性的。這位青年一走完了那寒冷而高空的走廊，就到達了他的父親的房間。在遭遇到這不愉快的事情與寒冷的氣氛之後，並且呼吸到了沉重的空氣與陳舊的帷簾和堆積着塵埃的櫃箱所發出的霧氣後，他發覺他已經到老頭子的房間裏，站在一張旁邊的爐火快要熄滅了的的病牀前面。一盞燈放在一張戈色克式（註六）的桌子上，烟燻不定的發着亮光，忽明忽暗的照射着床頭，在這變幻無常的光亮下，顯現出了老頭子的面孔。陰暗的嘯聲透過了不吉祥的窗櫺，雪花打在窗子的玻璃上發出來一陣陣淒涼的沙沙聲。這種景像同約安先生所剛剛離開的那種場景比較起來，是多麼可驚的一個對比，他不能制止的戰慄了。

他打了一個冷噤，因為當他走近病牀去，一陣突來的風吹過，在他的父親的臉上掀起了奇異的閃光：面孔已經歪扭了，皮膚緊緊的貼着骨骼，那死綠的面色襯上這老頭子所靠着的雪白的枕頭，顯得格外的可怕；被痛苦所拖長了的無齒的嘴大張着，不能遏止

（註六）戈色克 Gothic 是歐洲古代的一個民族，以手工著稱。

的吐着呻吟，那暴風雪所發出的相似的呻吟聲，更給與了一種難忍受的極大的苦痛。雖然這些都是死亡的預兆，但從他臉上却發射出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特徵，正以一種巨大的勇氣同死亡搏鬥着。他的眼睛雖被病魔所挖空，但却顯出一種異常的決然堅決；好像巴托羅米歐決定要以他最後的一瞥來殺死這個坐在他的牀脚的敵人般的，這一眼盯得牢固而無情，並且是極可怖的，因為他的不動的頭就如同醫生桌上的一個無情感的骷髏的模型一樣。至於他的身軀，由被褥所顯示出來的看來，這老人的四肢也是同他的頭一樣的僵硬。僅只有眼睛是例外，並且，就是從他的嘴裏所發出來的聲音也有些不大自然。

約安先生走到他父親的病牀前時，他感覺到一種極度的慚愧，因為他胸前依然還戴着一個妓女插給他的花球，並且還帶來了筵度氣息與酒的香味。

「你是正在開心哩，」當老頭子看出是他的兒子時，說道。在這時，一個歌女的清激而嘹亮的歌聲把賓客們全都迷住了，藉着幽柔的提琴替她自己的伴奏，歌聲直昇揚在颶風之上，甚至竟激響在這個陰森的房間裏。約安先生對這如此無理的所給他父親的直接的答覆他裝做是沒有聽見。

「孩子，我不責備你，」巴托羅米歐說。這和善的話在約安先生心中激起了一種劇痛；他不能原諒他的父親，因為他的寬大太尖銳了。

「父親，我已經很感到懊悔了，」他偽善的說。

「可憐的約安諾，」快死的人用一種含糊的聲音回答道：「我待你都是這樣親切的，你不會希望我死吧？」

「哦，」約安先生叫道：「假如要犧牲我的生命的一部份才能使你好得起來，我也願做的！」

（「人總是喜歡常說這類話或這類事的，」這位享樂者想道：「這到很同我發誓要把世界供獻給我的情婦差不多。」）他才懷着這個念頭那老捲毛狗就狂叫起來了。這過敏了的吠聲使約安先生打了個冷噤；這對他好像是狗已經知道了他的心事似的。

「我很清楚，孩子，我是相信你的，」這位快死的人大聲的說：「我要活着。你一定要照着你的話做。我活下去不會奪去你所能過的日子的一天的。」

「他是癡狂了，」約安先生暗自說。隨後他又大聲的說道：「是的，父親，你一定要活下去，並且在我活着的一天你也一定存在，因為你的影像會永遠的映在我的心上的。」

「我不是說這種樣子的活下去，」這老人說，他鼓起力氣的坐了起來，因為他被一種從死的預感裏所昇起來的恐懼所騷動了。「聽着！孩子，」借着這最後的亢奮他又用

衰弱的聲調說道：「我死是比你要準備拋棄你的獵鷹，獵狗，馬匹，酒，女人同黃金一樣，還要不能成爲事實的。」

「這我很可以相信。」他的兒子又想到，當時他在牀前跪下來去吻巴托羅米歐的同一死人一樣的手。「可是，」他大聲的回答道：「父親，我親愛的父親，我們一定要得服從上帝的意旨的。」

「上帝就是我，」老頭子喃喃的說。

「不要褻瀆上帝，」這位酒徒當看見他的父親臉上所做出恫嚇的樣子時，他叫了起來：「我請求你注意，你是要受塗油禮（註七）的；要我看着你在犯罪中死去，我是不能安適的。」

「聽我說，你可以嗎？」這位快死的人叫道，他的嘴忿怒得收縮了。

約安先生保持着不做聲。房間裏全被可怕的死寂所統治。穿過不清楚的雪花之急飛聲，那和諧的消魂的歌聲同提琴聲依然像先前的輕柔的飄蕩着。這位垂死的老人冷笑了笑。

「在外面你請來了歌女，你找來了音樂；我真要謝謝你。好一場筵會！女人的白晰的皮膚，烏黑的髮髮，她們年輕，她們美麗！——這便是生活的愉快！請她們留下來吧

（註七）塗油禮 Extreme Unction 是舊教徒在臨終時，神父所舉行的典禮。

「我快要重新生活了！」

「簡直癡狂到極點了！」約安先生想。

「我已經發現了一種能給與我新生的工具了，這裏！看那桌子的抽屜裏；打開彈簧鎖，它就放在格呂芬（註八）的下面。」

「我已經找到了，父親。」

「好！把小的水晶長頸瓶拿出一個來。」

「拿出來了。」

「我曾經消耗了二十年的光陰在……」這一剎間這老頭子覺得他已經接近死亡了；他鼓起力氣的說：「當我一吸完我的最後的一口氣，便把裏面的水全倒出來擦我的身子，那我就會重新活起來了。」

「裏面的水只有一小點啊！」這青年人回答說。

雖然巴托羅米歐不能多說話，但仍然保持着視聽的能力；這話使他把頭轉向着約安先生突然癡癡的一驚，他的頸子仍然長伸着，就像一個大理石的彫像被彫刻家的想像所非難，要它永遠望着一邊，使它不得不把頸子伸長了一樣，他的眼睛是大睜着，流露出

（註八）格呂於（Griffon）是一種半獅半鷹的彫像，多放在案上作陳設品。

一種可怕的疑視。他是死了，死使他失去了他的最後的，也是他唯一的幻想。他企圖在他的兒子的心中找一個安息所，但他所發見的他兒子的心却是一個挖空了的墓穴，這墓穴甚至比人們所掘了埋葬自己的還要空虛。這失望使他的頭髮恐怖的正豎起來，他雖死了這驚震仍然從他的眼裏吐露出來。這是一個因忿怒而從墳墓裏掙起來，要求上帝懲處他的兒以替他洩恨的父親！

「哈哈！老頭子是完蛋了，」約安先生說。

他急忙的把這個神祕的水晶瓶拿到燈光前去，像一個酒鬼在餐後搜視他的酒瓶一樣的貪婪的看着，而沒有去理會那充溢在他的父親眼裏的蒼茫。在他看着那瓶長生藥的時候，那條狗一直張着嘴看着他同他看的瓶子又看看它的死了的主人，當時，約安先生也不停的瞟了瞟那小瓶又瞟瞟他的父親。那燈竭力曳起它閃爍的光焰，那死寂格外強烈，那提琴聲也沉下去了。貝爾維德羅有些抖戰；他認為他看見他父親在動，對着那譴責的眼睛是令人害怕的，他閉下了它們，就好像在一個秋夜他一定要把一扇被風吹得搖曳不止的百葉窗關上一樣。他不動的直直的站着，彷彿是失去了什麼似的在呆想，突然一個生鏽的彈簧的猛響樣的尖銳的聲音把這死寂衝破了。約安先生嚇了一跳，幾乎把手裏的瓶子都跌落了。好像是一把匕首的鋒尖把他的每一個毛孔都挑破似的他不住的流着冷汗

一個五彩的木雞從鐘的頂部跳出來叫了三聲。這種巧妙的機械是這時代的學生所用的，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喊醒他們去上學去。黎明的淡紅的光亮已經由窗中透射了進來。約安先生已經在沈想中整整的費去十個鐘頭。這架老鐘對巴托羅米歐的服務的忠誠，是遠超過了約安先生在他的義務內所已經盡到了的。這機器是木頭，滑輪，鈦絲，齒輪所組合成的，而就他整個的機械構造來說，却還多了一種特別只給人的東西，這便是心。沒有去冒險把那神祕的液體倒出來，「這位懷疑的」約安先生依然還是把瓶子放進那小抽屜裏去。在這嚴重的時候他聽見走廊裏隱隱的有一種騷動；有混雜的聲音，抑制住的大笑聲，輕巧的脚步聲，絲綢的沙沙聲——簡而言之，就是那羣來赴宴的快樂的人們在試着排列他們自己。門一開，那親王，那些約安先生的朋友，那七個妓女，那歌女都出現了，清晨的亮光使他們全驚奇得不知怎樣辦，這時，日光正同那蠟燭的幽暗的火焰在鬥爭着。他們是一齊來向這孝子表示尋常的安慰的。

「哦！哦！可憐的約安先生；他怎能夠真正的把這喪事記在心裏啊？」親王向着白蘭蓓拉的耳朵說。

「唔——他的父親是很和善的。」她答道。

約安先生一夜的沉思 在他的臉上留下了一種極顯着的痕跡，使這一羣人全靜住了。

。男人們不動的站着。那些女人們嘴唇是給酒燒乾了，臉是給男人的親吻所弄污了，於是便跪了下來預備去祈禱。這景像不能不使約安先生發抖！身份，歡樂，狂笑，唱歌，青春，美麗，權勢，以及生活的全部面對着死都活生生的便失去力量了。

不過在那裏這種可愛的意大利的墮落與宗教是這樣穩固的連緊起來了，宗教是一種墮落，同時墮落也就是一種宗教！親王裝做很關心的緊握着約安先生的手；隨後所有的面孔都同時把眉頭縐起來，有些像難過，又有些不大像，這些假樣子消失了離開以後，大廳便空虛了。的確，這便是生命的一條痕跡。在他們下樓的時候，親王對呂娃蓓來拉說：

「人總說約安先生的不孝全然是一種虛偽？終於他似乎是愛他的父親的！」

「你沒有注意到那黑狗嗎？」白菜比拉問道。

「嚇，他很有錢的。」拜卡，凱福托李諾笑着說。

「那對我有什麼啊？」得意的維羅納齒叫了起來，她就是捏坏那糖盆子的人。

「那對你有什麼？」公爵叫道：「以他的財富來說他是同一個公爵一樣的多，也就是同我一樣。」

在起初，爲無數的考慮所支配，約安先生是在幾種計劃中猶豫着。等把他的父親的

着。不過這青年人很早就被一個淫快的朝廷的標本所引得很墮落了；一個對烏必諾省的大公爵的有價值的觀念給了他勇氣，一種極好奇的感覺鼓舞了他；這完全彷彿好像是魔鬼曾經悄悄的說過這句已經在他心裏起了反應的話：『塗點油在一支眼睛上！』他拿了一塊布、抹了點那貴重的液體，輕輕的擦在屍體的右眼上。這支眼睛睜開了。

『哦！哦！』約安先生驚恐的叫了起來，緊緊的抱着那個小瓶，就好像我們在夢中被掛在一個懸崖的樹上而死抱着一根樹枝時一樣。

他看見這支眼睛裏流溢了生氣，很與一個小孩子的相彷彿；在裏面閃着那光輝就如同從一個澄清見底的池潭的深處所透射出來的一樣！再襯上那幽黑的睫毛，那閃光更如同旅行者在一個冬夜在荒野上所看見那奇異的冥火似的。這支忿怒的眼睛好像是氣憤的直望着約安先生；它是在想，在譴責，在忿恨，在宣佈他的罪狀，在恫嚇，在說話；它在大聲的叫「它要反抗」。每一種人類的情感它都含有！那纏綿的哀求，那極度的憤怒，一個少女在懇求她的愛人時的無限的深情，以及一個上斷頭的人當他走完最後的一級階梯回頭看他的同刑者的那眼光。這眼裏的這麼多的生的躍動使約安先生恐怖極了。他在房間裏不停的來回走動；他不敢看那支眼睛，但他却仍然看見它在地板上，在帳帷上，這房間到處散滿了生命，熱情，與智力的流溢。到處都閃着這眼睛；它們似乎是在他

的腳踝上吠逐。「他一定又真要再活一百年了，」當他被一些莫明的感應使他回頭望向他父親那邊，他覺他看見了這股生氣時，他忍不住的叫起來。

這時，那靈敏的眼睛在迅速的開閉個不停；好像一個女人表示同意的那種眼法一樣。假如一個聲音突然叫道：「不錯！」約安先生也不會有這樣恐怕的。

「我是在做什麼呵？」他想到。他鼓着勇氣去試着把那蒼白的眼臉闔不來，但他的努力是沒有用的。

「把它挖出來！也許這又是等於弑父了，」他默想道。

「不錯，」那眼睛說，聲音因想過份的調刺而有些顫抖。

「啊！啊！」約安先生叫了起來：「一定是鬼。」

他走了過去打算要把那眼睛挖出來。一顆大眼淚從死屍的凹下去的頰上流了滴在約安先生的手上。

「它是熱的。」他甩去眼淚時叫道。

這場爭鬥是同雅各（註八）被天使打脫腿一樣令人感到無味。

（註八）雅各 Jacob 是猶太族之祖，一次，他同二妻二婢及十一個兒子旅行時，在途中遇一人

與之相鬥，結果雅各腿被擊脫，而此人則係上帝遺來之天使。（見舊約創世紀三十二章）

最後他站了起來，自己說道：「縱是，但它却沒有血！」於是，像一個怯懦者一樣的鼓起了最大的勇氣，他把那眼睛挖了出來，用布包着把它壓碎了；他不敢再去看它。

他聽見一聲突起的可怕的咆哮。那老狗長號了一聲便死了。

「是它完全知道了嗎？」約安先生看着那忠實的畜性想到。

約安先生可以算得個孝順的兒子了。他在他父親墓前立了一塊白色的大理石像，並且它還是由當時的有名的大藝術家所親手完成的。直到他的父親屍體放在墳穴上的那些柴薪（指火葬——譯者）上跪了對着上帝的那一天，他都對一切不感覺到有什麼不對。墳裏埋葬的是過去的那唯一的悔恨，這時一種疲倦觸到了他的心。在他記起被這死了的東方人（註九）所積緊的無數的財富時，約安先生變得担心了！難道兩個人的生命竟都沒有給他得來健康的力量嗎？他了解了那社會生活的深處與底細，在他的疑視中這種生活更是完全的擁有了世界，因為從墳墓的那一端牠就看見了它、他察覺到人同事物在往昔同以後都僅只是滅亡；在過去，歷史中就記載得有；在目前，聖書上就說得有；在將來，上帝已經顯示過。他既提到事物同它的真蒂，他便把自己投進浴金子的鍋裏，去尋找

（註九）指巴托緒米歐而言，因他一生都幾乎是拿花費在東方。

「什麼都沒有。從此他變成了「約安先生」！」

年輕，漂亮，迷幻的生活的主人、他竭力的使他成爲這樣，而輕視還保持知道事理的那個他自己。他的幸福是不能寄於中等社會的快樂的生活的，因爲那滋養只不過是偶而有甜味的軟食品而已，令人滿意的地方只等於在冬天裏的暖爐，夜裏的燈，每三個月換上的一雙新拖鞋，不是經常的。不；他操縱生活就彷彿一個長臂猿攫取到了一個堅果，外面的那層硬皮是不能使他滿意得長久的，他要熱練的把皮剝了，然後再去細品那裏面的核仁的甜蜜與甘香。那些一般人觀感中的風情與那優美的情趣對他似乎是不少價值的。

他常認爲那些有權勢的人的缺點時時認爲那無價值的靈魂是極偉大的因此企圖以人們的暫時的意向的輕微的變換而去更改那屬於將來的高貴的觀念，是一種失禮。他是很可以憑他自己的脚走向他們那樣的路，同時把腦子放進天堂去的！然而他却情願坐着去吻那些女人的嬌嫩的，纖美的芳香的嘴唇直吻得他的嘴唇發燥；因爲，他是像死神一樣的隨到那裏把一切吞食完了都不覺得慚愧，而只一心的要求一種充滿佔有的愛情，永遠長久而喜悅的愉快的光亮的給與。在女人身上他愛的不是她們自己，而只是「女人」。他痛恨他本來的習性。當他的情婦用她們的床像使用一把可以從上面爬向天堂去的梯子

似的，鎖魂在狂歡的圈子中時，約安先生也跟隨着她們，那樣子就像一個德國學生一樣的有真誠的同感。假如平常他是說「我」，那當他的情婦迷惑在歡樂中時他就說「我們」！他很了解用一個女人來做消遣的藝術。當他對他初認識的伴侶說：「你喜歡跳舞嗎？」時，他常能使她相信他是同一個學生一樣的在跳舞會裏會發抖。不過他也能發作一下，在是很好的機會時，他也有力的把劍抽出來；他曾經還戰勝過些不得了的軍官。在他的樸實裏含着侮辱，在他的眼淚裏含着笑——因為他能在任何時候擠出眼淚來——就如像一個女人對他丈夫說：「給我一部馬車吧，因為我知道我將要成癆病了。」的時候一個樣。對於商人這個世界是一大包或是一大堆匯票；對於大多數的男人它是女人；對於女人它是男人。對於穩定的心它則是一間客廳，一羣朋黨，一個鄉村，一個城市；至於對約安先生那整個的宇宙都是他自己。一個優美的模特兒與高貴的舉止必有一切幽深的魔力，他的船是隨那裏的岸邊都可以停泊的，但當他有了一個領路的時候他則僅只選擇那可以誘惑的地方去了。

他愈活下去他愈在懷疑。根據學者所說，他發見勇敢常常便是輕率；審慎便是怯懦；大量便是圓滑；正義便是公正；精密便是愚笨；聲譽只是一種習慣；同時，由於一個奇異的機緣他發覺這些才是真正高貴的，公平的，大量的，審慎的，勇敢的良好

覺，而在一般人當中却沒有被注意到——「一種多麼無情的嘲弄啊！」他想到：「這不可能是個上帝所造成的。」於是他便同一種好的世界完全斷絕，提到「聖名」時他從不脫下他的帽子，並且把教堂裏的聖像當作一樣藝術品似的去賞看。不過雖發覺了人類的社會的構成，他却勉強去改變他們的偏執，因為他知道他是沒有像他們的那種力量的。他以所描寫的「狄曼克先生」（註十）的那種神情與氣概去侮蔑了他們的法規；事實上，他便是莫里哀的「約安先生」（註十一），哥德的「浮士德」，比龍的「曼弗萊德」（註十二）與馬士林的「梅耳蒙斯」（註十三）的活畫像，偉大的輪廓都被歐洲的大天才們所引用過了，羅茜尼（註十四）的七弦琴有一天也許會毀滅了的，而他却不_能於莫扎

（註十）「狄曼克先生」Monsieur Dymaneue 是莫里哀「約安先生」一劇中的一個要角

（十一）「約安先生」Don Juan 是莫里哀的「約安先生」一劇中的主角。

（註十二）「曼弗萊德」Manfred 是英國詩人比龍 Byron 的名劇「曼弗萊德」中的主人公。

（註十三）「梅耳蒙斯」Melmoth 是愛爾蘭作家馬士林 Maturin 的「梅爾蒙斯」一劇中的主

人公。

（註十四）羅茜尼（Rossini）是意大利的一個有名的古典作曲家，在當時極爲一般所稱

道。

特(註十五)的曲子。可怕的那典型的那罪惡的本質是永遠常生存在男人的身上，它的不同只是建築在不同的年齡上；或是那標型代替了人們自己，於是便變成了米拉博(註十六)，或是不做聲的像博那巴特(註十七)一樣的高興的工作，或是把世界置放在它的譏諷之下像那位似神的拉樸李(註十八)一樣！或者，在說笑中像李查錄(註十九)似的沒有無禮的舉動；或者，也許同我們最有名的公使們一樣對人同事都加以嘲笑。可是約安，貝爾維德羅先生的奧妙的特性却是綜合了這些特性的。他對仍任事物都加以譏諷。他的生命便是對人，事物，制度與思潮的諷刺。

與頗布。朱拉斯第二(註二十)親密的談過半小時話後，在談話的末尾他笑着說：「假如那是絕對需要選決的話，我一定情願相信上帝而不信任惡魔；權勢與博愛聯合起

(註十五) 莫扎特 (Mozart) 名音樂家。

(註十六) 米拉博 (Mirabeau) 法國的雄辯家。

(註十七) 博那巴特 (Bonaparte) 法國當時知名的哲學家，

(註十八) 拉樸李 (Rabelais) 法國的詼諧家。

(註十九) 李查錄 (Le Marchalde Richelieu) 法國十八世紀的名將。

(註二十) 頗布·朱拉斯第二 (Pope Julius II) 是一五〇三——一五一三的羅馬大主教。

常是比那道更有應變的才能的。」

「不錯，但它是上帝的意旨，我們應該真正的在這世界裏懺悔……」

「呵！你老是隨時都想着你的赦免證（註二十一），」貝爾維德羅回答道：「好，那我須以完全的生命去為懺悔我以前的錯誤而預儲完了！」

「哎！假如你明白老年時的那意向，」頗布說：「你得找一個得聖徒的封號的機會。」

「等你昇為教皇後一切事便靠得住了。」說着他們走去，看那些工人建築巨大的聖彼得（註二十二）教堂去了。

「聖彼得是個天才，他弄得了我們的兩倍的權勢，」朱拉斯第二對約安先生說：「他應當有這個紀念堂的。但有時在夜裏我想洪水經過必會將一切都完全掃去，世界必得又重新開始——」

約安先生同朱拉斯等一齊笑了起來；他們彼此都了解。一個愚人第二天準才會去在

（註一一）赦免證（Indulgence）是在宗教改革之前教徒懺悔請求上帝赦免時，必須以錢向教

皇購買赦免證。

（註一二）聖彼得（Saint Peter）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

萊裴爾斯或是在華美的維拉曼德馬去找朱拉斯第二消遣去的；而我們的貝爾維德羅則去看他做彌撒，習慣可以使他相信他的懷疑。在一個歡宴中，迪拉，羅維爾才有批評或是駁倒點示錄的才能的。

不過，無論如何我不能保證這種史能供給我理想中的約安先生一生的傳記的材料；只不過是打算證實給我們的高雅的人看，貝爾維德羅並沒有在一次決鬥中同一塊石頭死去，如同一般石印工人給我們相信的一樣。當約安先生到六十歲時，他去在西班牙住了下來。在他晚年他同一個年青的可愛的安德魯新（註三十三）人結了婚，

但他並不打算做一個好丈夫，也不想做一個好父親。他曾經看破我們是不會像被女人愛時那樣溫柔的去談愛，因為對她們我們一切都是擔心。杜娜，愛維拉是被一個年老的姑母在虔敬所教養大的，她從小就生活在安德魯西亞（註二十四）的原野上離聖路加修道院幾里格（註二十五）的一個城堡裏；她是一個虔信而柔善的典型。約安先生預見到這個年青的姑娘將來成爲他的妻子後，在她的給與下一定能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抵

（註二十三） 安德魯新 Andalusian 西班牙南部的人。

（註二十四） 安德魯西亞 Andalusia 西班牙的南部地方。

（註二十五） 里格 League 約長三哩。

制住他的情慾時，於是他希望能夠保持着她的肉體一直到他死。到他晚年他還堅決所保持着的是一種可怕的嘲弄同下棋的遊戲，被他父親巴托羅米歐的一切錯誤的預先警告，約安先生決定在他的晚年少去幫助那將來會在他的死牀前面演出的活劇。由於這種遠見，他把極大部份的錢財埋在他不常去的大廈的地窖裏。至於剩下的一小部份，他把它完全弄成一種一年取一次的「年金」，規定他的妻子同孩子在他死後可以繼續享受利益，這種陰謀的慈善要是巴托羅米歐想到對他一定很好的；但對約安先生這種陰險的臆斷是沒有用的。那位小裴立浦·貝爾維德羅却長了一個他父親所厭惡的本份的信教的西班牙人，也許這是憑藉於這句格言：「一個吝嗇的種，一個浪費的兒子。」

聖路加修道院的院長被約安先生請來指導貝爾維德羅的女公爵同裴立浦修讀神學。這位導師是一個聖潔的人，身材很好，生得極勻稱，有一雙美麗的黝黑的眼睛；實際上，他是生着泰白拉斯(註二十六)的頭，因齋戒而疲憊不堪，由於苦行而蒼白，像一般生活在孤寂中的人一樣每天都在激動。那位老貴人也許還希望在生命結束之前能夠毀滅一個修道士。但不知是這位僧人堅強得同約安先生一樣，或者是杜娜，愛維拉擁有了比西班牙通常所賜給她的人民的更多的聰慧與德性的原故，約安先生竟抑制住了他自己而像

(註二十六)泰白拉斯 Fibarus 是羅馬帝國的一個暴君。(42 B.C.—37. A.D.)

一個老的鄉下的副牧師似的消磨他的晚年，沒有在家裏做過任何一件敗名的事情。有時他在發覺他的兒子或他的妻子在他們做教徒的義務內放了過失而得到愉快，因為他專橫的願望他們應該是在履行羅馬教庭所強迫加給教徒的義務。而實際上他聽着那莊嚴的牧師，杜娜愛維拉同裴立浦三個討論一些神學上的問題的時候，他却極高興的。不過，不管怎樣使這位紳士約安·貝爾維德羅所感到最大的憂慮的却是他的本身，衰老的年代是逐漸來了；這討厭的年紀引來了衰弱的悲痛，以及由他的動人的幼年與淫奢的壯的回憶而感到的極傷心的悲痛。這位先生是到達了憤世嫉俗的最後的階段——這引起了別的人更相信他所嘲笑的規律與法則——到夜晚是睡眠在一種「不定」的懷疑上。

這位良種的模範，這位放蕩的傲慢者與剛強者，這位對婦女慇懃的典型，這位得到被他會把她們的心像一個農人扭柳條帶似的扭傷的女人的可愛的諂媚的人，這位有天才的男人已經變成患着綿長的傷風，被臂骨風濕症困擾着的一個痛風症的犧牲者了。

他看到他的牙齒脫落了，就好像是在一個宴會完結時那些極美麗而穿得又極漂亮的女人們一個跟着一個的離開客廳而使它變得又空虛，又荒涼的情景一樣。接着他的彎曲的手發抖了，纖細的腳也站不穩了；最後，一個下午風症又以她的冷酷而多曲的手指抓住了他的頸子。從這不幸的日子以後他變得乖戾而易怒了。在他的妻子與兒子的眷顧中

他發覺了他的錯誤，有些時候他確認她們所施給他的那種令人感動的，懇懇的照顧是她的唯一的給與，因為他所有幸福都在那種年金中而喪失了。於是愛維拉同裴立浦必流着淚更加的關照這位不懷惡意的老頭子，於是他的聲音也必定變得很和善同時也一定說：「我的孩子，我的親愛的太太，你們倆個都要原諒我，你們能嗎？我是使你們煩麻了些。哎呀！仁慈的上帝！爲什麼你要常使我麻煩這兩個天國的人呵？我，應該是他們的歡樂，可是我却成了他們的災禍了！」

在這種方法之下他把他們全拴在了他的牀邊，而在一小時之內使他們忘記了所有的不能忍耐的殘酷的歲月，那時，他一定很自傲，因為他們常得到了新奇的寶物與虛偽的溫柔。這種祖傳的方法帶給了他極大的成功比起這方法先前用了對他時他的父親帶給「他」的。最後，他的病到了這樣一個階段，這要他躺在牀上，使他們不得不像操縱一隻小船進入一個危險的海峽一樣的來照拂他。隨後他死的日子來到了。這位有才能的懷疑派的旅行者僅只是理智逃脫了所有的毀滅的恐懼，他在兩個他所厭惡的人——一個醫生同一個牧師——的中間找到了他自己，不過既報復過了他們他也便高興了。是那邊沒有在未來的沙幔之後替「他」安放一個光亮照耀着嗎？在這個沙幔——對別人是引導，但對他却是空虛的——的上面，那青春的歡樂，迷人，喜耀像幽暗似的閃動着。

在一個美麗的夏日的傍晚，約安先生感着到死神來臨了。西班牙的天空是特別的清澈，橘樹在空氣裏放散着幽香，星星閃着她們的光亮，加上那清新的月光，大自然似乎是對他的復活作着真誠的保證，一個虔敬而孝順的兒子以尊敬而情深的眼光注視着他，到大約十一點鐘時他希望只這個坦直的青年單獨陪着他。

「裴立浦，」他用一種極溫柔而慈善的聲調說，這使這位青年感動地流出眼淚而且抖起來了。以前這位嚴厲的父親是沒有這樣用「裴立浦」這個名字喚過的。「聽我說，我的孩子，」這位垂死的人接着說：「我是一個不可恕的罪人。所以當我還活着時我就感覺到了我的死。以前我曾經是那偉大的頗布，朱拉斯的一個朋友，這位顯赫的教皇深恐懼惟恐我的理智的過份震動會使我在塗油與斷氣之間的剎那犯罪，給了我一個裏面裝有在荒野中的石頭上所流出來的聖潔的水的瓶子作禮物，從教堂得來的變化的寶物，我一直保守着祕密，但在我『in articulo mortis』（快要死）的時候，我要把它委託給我的兒子。這個水晶瓶子你可以在常放在我牀邊的那戈提克式的桌子的抽屜裏找到。這珍奇的瓶子也將是爲你保存，的，我可愛的裴立浦。以你的永生來發誓你只聽我的話。」

裴立浦望着他的父親。約安先生了解這人的感情的表情是太好了，在這麼一種樣子的相信之下是不會死於寧靜中的，就彷彿他的父親在他的相信下要死於絕望中一樣。

「你不應該是我的兒子，」約安先生又說：「我必得要對你懺悔，我的孩子，當在那聖者聖路加修道院的院長賜給我聖餐（註二十七）的時候，我就會想那像上帝與魔鬼一樣巨大的力量的衝突的。」

「哦！父親！」

「並且我還對我自己說，當撒旦使他平靜的時候，他必得要縛住的，除非他是一個卑劣的惡徒而去同他的從者訂約去求他們的寬恕。這念頭傷害了我。假如你不照我的希望做，孩子，我會墮入地獄中去的。」

「呵！告訴我，父親，立刻就告訴我！」

「當我的眼睛一閉上的時候，」約安先生說：「也許，這就是幾分鐘內的事情，抱着我的身體，趁還有些溫暖時，放到這房間中間在桌子上。然後熄了這盞燈，那星兒的閃光將夠亮的。脫掉我的衣服，你不停的背着主禱文同頌詞，同時喊起你的靈魂，小心的用這瓶神水揩我的眼睛，我的嘴唇，先把我的頭完全揩過來，然後再順序的擦我的身體的各部份；不過，孩子，上帝的力量是極偉大的，你絕不對任何事驚訝！」

說到這裏約安先生感到死神已經出現了，以一種可怕的聲音又說道：

「緊緊的拿着那瓶子！」隨後便馴良的在他的灰白而痛苦的臉上流滿了眼淚的兒子的手臂裏。當裴立浦，貝爾維德羅先生把他父親的屍體安放在桌子上時已經是午夜左右了。在吻過那帶着恫嚇的臉同灰白的頭頸後他熄了燈。月光所投射來的微弱白光裏照耀着這村莊同它的一切，同時讓這位虔敬的裴立浦依稀的看得見他父親的屍體——在幽暗中的一種灰白的東西。這青年人在瓶裏把一塊布浸濕了，便——同時專心的祈禱着——忠實的在極度的沉靜裏去揩那尊貴的頭去。他真的聽見了一種難於形容的顫抖聲，但他却以為這不過是微風吹過樹梢所發出的響聲而已。當他擦濕了那右手後，他覺得他自己的頸子被一隻有青春活力的強健的手所圍住了，這是他父親的手！從他的嘴唇裏突然衝出了一陣驚叫聲，瓶子落了下去，跌碎了——那液體也消失了，城堡裏的僕人抬着火炬跑了來。這叫聲嚇着了他們，這叫聲就彷彿判決日的震動了世界一樣的喇叭聲。立這房間裏全站滿了人。這羣惶恐的人發覺裴立浦已經昏倒了，他的頸子仍被他父親有力的手所圍抱着。隨後這些來救援的人又發見約安先生的頭是年青漂亮得同安提納斯的一（註二十八）樣；頭上有烏黑的頭髮，明亮的眼睛，可怕的拉長了的鮮紅的嘴唇，同着生得不能更改的骨骼，一個老僕人叫了起來：「怪事！怪事！」那些西班牙人也一齊的

（註二十八）安提納斯 Antinous 是一個美男子，係中世紀小亞細亞 Hardrain 王的寵嬖。

叫着：「怪事！怪事！」極誠敬的承認了這奇蹟的神祕，杜娜，愛維拉召來了聖路加修道院的院長。當這位大僧正親眼看到了這奇蹟，對一位大僧正要求一個增加他的收益的機會是比什麼都好，於是他決定不放棄它，像一個機敏的人一樣。他立刻便斷言這位貴人約安先生一定無疑的是被勅封爲聖了，並且指定他的勅封的典禮是要在他的修道院裏舉行，他還說，從此以後要叫他 San Juan de Lucar（聖路加的約安）。說這句話的當中他的頭還做了一個極可笑的怪像。

這西班牙的風格就這虔敬的民族來說是人們極熟知的，從聖路加修道院的院長所舉行的聖約安。貝爾維德羅先生遷入教堂的典禮，對料想到宗教的虛僞是不應該是困難的了。在這位有名的貴人死後的幾天內，他的不完全的復活的奇蹟已經極無阻的在聖路加修道院周圍五十里格以內傳遍了每一個村鎮，路上的觀光者就同賽會一樣的熱鬧；他們抬着火把唱着「To Deum」（註二十九）從每一個角落裏趕來。那古老的聖路加的回教寺院——由摩爾人（註三十）所造成的奇異的建築，在它裏面已經聽到三個村鎮把耶穌基督的聖名用阿蘭來代替了——已經不能容納跑來看那典禮的人羣了。人的擁擠就同蟻羣似

（註二十九）天主教徒的讚美詩。

（註三十）征服西班牙的一族人，原居於阿拉伯。

的，披着天鵝絨的披風的貴族們佩着他們的金劍，圍着圓柱的直站着，除開這所在就無法找得到一個可以曲一下膝的地方；穿着能顯示出她們的美的魔力的大衣的迷媚的鄉下姑娘，她們的臂挽着白髮的老頭子，年青的小夥子，眼裏溢滿了情慾，與她們並齊的還有些穿得很考究的婦人們。她們全都是一對對的，喜歡得發抖的好奇的太太小姐緊偎着她們的情人，僅只結婚一夜的新娘依着她們的新郎，至於孩子們則是互相羞怯的挽着手。這麼樣的一羣來賓，穿得花花綠綠，整理得很文雅，戴滿了花同瓊瑯的飾物，在夜的靜寂中噁噁的期待着。終於教堂的巨大的門打開了。那些來遲了的則被丟在外邊，遠遠的向三道洞開的門裏注視着，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景象我們現在的舞台是不能把它真實的表現出來的。虔敬的女人同不虔敬的男人，全都得到了這位新聖者的恩顧，在他的聲譽之下這巨大的教堂裏到處都點起了無數的細燭——照得使這建築更迷人了。那黑色的拱門，成列的巨柱，那狹長的禮拜堂，全閃着金銀的光輝，那走廊，那阿拉伯的彫像，那精緻的彫像的極精緻的微小的部份都被這過度的燭光照耀着，就好像是些善變的人排在一個赤熱的火爐中似的。它直是被一個火海所籠罩着，在這禮拜堂的末端，華麗的唱詩台旁邊，那伸出的高貴的祭壇以它的光輝同升起的太陽爭映着。那金燈的閃光，那銀燭台，那垂花，那聖者同那 *ex votos*（襯托物）的圍繞中，在神龕的前面則躺着約

安先生。這不虔敬的人的屍體的發光的珠寶，鮮花，水晶，鑽石，黃金，羽毛都白淨得同天使的翅膀一樣；——在這祭壇的上面掛着一張基督的畫像，他的四週點着的無數的細燭，在空中發射出它們閃動的火浪。

那聖人聖路加修道院的院長，穿着法衣，戴着他的珠寶做的法冠，金十字架，安然的坐在唱詩台上的壯麗炫耀的位子上。他所有的牧師，那些無情慾的上了年紀的白髮老人，則穿着上好的麻紗的白色法衣一齊圍繞着他，就彷彿是畫上的圍着上帝的那些懺悔者一樣。那唱詩班的領班同那些牧師會中有榮位的牧師戴着他們的光亮的勳章以及他們的一切能表示他們在教會中的榮譽的無謂的飾物，不停的在香煙燎繞的濃霧中擺動，就在同在天空裏閃動的星點一樣。當那得意時間到來時，鐘聲喊起了村鎮的回響，同時那偉大的典禮也以那「Te Deum」（天主教的讚美詩）對上帝開始了最初的讚美聲。這真是一種超羣拔萃的呼喊聲——清澈而愉快的聲音，那狂喜的女聲混合着低昂而雄偉的男聲，那千萬個聲音組成了這樣洪大的一個合唱，使風琴以它的全部管子（註三十一）的吼聲都不能把歌聲壓抑下去。而且在這歌聲的擾擾中，那唱詩班的敏銳的音調與低音的有力聲音引起了一串慈愛的觀念，表現出了童年與活力，在一種人聲的激動的合唱中混合

着一種博愛的情感。

「Te Deum Laudamus!」（我們讚美你，上帝！）

對禮拜堂中那些穿黑衣的跪着的人，這歌聲的升起像在夜裏所突發的一道光亮，同時那靜穆便遇到一陣雷轟的掌聲似的被衝破了。這聲音伴着薰香的烟雲向上升去，好像它展開了它的青色的透明的薄紗蓋在這裏面的不合理的奇蹟上似的，一切都是炫目，芳香，光亮而且有旋律的。在這時，這博愛而且感恩的詠歌向着祭壇滾了過去，約安先生很有禮貌但却不回答，很談諧但却不知道這個玩笑太過伙，用可怕的笑聲來回答，同時掙起來直坐到他的寶坐上去，不過魔鬼已經進入了他的腦裏，他放棄了做一個普通的個人，一個聖人，一個有福氣的人或是一個好笑的人的機會，他以一聲咆哮加上千萬地獄的聲音把這愛的合聲丟到困擾裏去。大地說出了它的幸運，天堂吐出了它的咒咀。這古老的教堂的根基也抖戰了。

「Te Deum Vaudamus!」人們叫道。

「滾到魔鬼那裏去，你簡直是一個無理性的畜牲——上帝，上帝——「Carajos Demon」os」（蠢笨的魔鬼）；癡子，你的蠢笨的老崇拜物！」

一連串咀咒像一股維蘇威(註三十一)火山的溶石一樣的潰流了出來。

「『Deus Sabrothl--Sabrothl』(萬物之主)」基督教徒叫道。

「你們侮辱地獄的尊嚴！」約安先生磨着他的牙齒回答道。

立刻那支能夠活動的手不斷的自由的從坐位裏伸出來，以一種嘲弄而使他們失望的手勢來恫嚇這些會衆。

「聖者賜福我們吧！」那些老婦人，孩子同訂了婚的少女說道——這些都是最輕信的人。真的，我們常太迷惑於我們的崇拜了。有權勢的人嘲笑那些恭維他的人，同時又常恭維那些他在心底裏所嘲弄的人。

在那時，院長伸延到祭壇前面去，開始唱道：「Sancte Johannes, Ora Pro nobis! (聖約翰，請為我們祈禱)」他極清楚的聽到：「Oueglione (啊，你這笨瓜)」

「那上面是在做什麼啊？」副院長看見寶坐上在動，說道。

「聖者在玩弄魔鬼！」院長回答道。

接着那活起來了的頭從它的活得不足的身體上突的跳了出來，落在神父的黃色的頭上。

「你不記得杜娜，愛維拉了嗎？」它叫道，緊緊的用牙齒咬着院長的額。

這位大僧正發出了一陣恐懼的顫抖，使這儀式煩亂了。所有的牧師都一齊跑了來圍着他們的院長。

「癡子，你妄信有一個上帝！」聲音是尖銳的。恰巧在這時候，這位院長腦筋受了刺激，已經是將要死了。

恐怖時代

在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大約八點鐘的時候，一個老貴婦順着巴黎的聖羅倫教堂前面的石階走下來。由於一整天都下着大雪，所以她的脚步聲是僅能聽到的聲音。街道全是淒涼的，並且那由寂靜所喚起的恐懼的感覺也被當時法蘭西的呻吟的恐怖的感覺（註）所加大了。這老貴婦在路上沒有遇到一個人，她的眼力很久以前就有了毛病，使她無法發現在燈光下，東一個西一個像影子似的沿着近郊的樹列走過的行人。她仍繼續的獨個兒勇敢的穿過這荒涼的地方，好像她的年齡便是一張能在一切傷害中保護她的護符一樣。當她經過莫特斯街時，她認為她發現一個男人的堅決的，沈重的脚步聲行走在她的後面。她以為這聲音已經不是她第一次聽見了。她很害怕，認為她是被跟着了，於是她企圖走得比先前快些，不久到了一個商店的窗口，在這裏那燈光是亮得足夠使她去證實她所懷疑的事的真相的。當她發覺她是站在商店裏所橫射出來的那股光亮裏時，她突然轉回頭去，發現在霧層裏有一個人。這模糊的一瞥已經夠了：一種恐懼的感覺充

（註）法王路易十六即於一七九三，一月二十一日，即這故事發生的前一天被處死在斷頭台。

佔了她；這使她幾乎一時站不穩，因為現在她真的覺得從她才一跨出她的屋子這人便跟隨着她，她打算從這偵探所給她的限制中跳開去；不能再多思索，她用先前的兩倍速度行走，好像這便可能使她避開一個比她迅速的男人一樣。跑了幾分鐘後，她到了一個點心鋪，便衝了進去坐下來，可以說做倒在一把放在櫃台前後的椅子上。當她伸手去敲門時，一個年青的婦人放下她的刺繡抬起眼睛，從一塊方玻璃上看過來，便認識出包在這老貴婦裹在身上的舊式的青紫色的綢斗篷！於是她迅速打開一個抽屜，好像是去把她替她收藏在裏面的一些東西拿出來似的。不僅只做這麼個動作——同時在這年青的婦人的臉上的表情洩露出她意圖儘可能立刻把這來客驅逐出去，好像她不要看見這人一樣，而且當她發覺抽屜空了時，她變得有些兒暴躁。於是，不看看那貴婦，她便很快的從櫃台後面到鋪子裏面去叫她的丈夫；他立刻便出來了。

「你放在那裏——？」她神祕的問道，一瞥見那老貴婦，便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

這個糕餅師夫儘只能看見那老貴婦的頭飾，一頂巨大的有邊的帽子，裝飾着一些青紫色的絲帶，但他看着他的妻子，好像只需要說：「你以為我應該放一件像那樣的東西在你櫃台裏嗎？」過後便不見了。他的妻子很奇怪那老貴婦會那樣安靜而不做聲的坐着。

，便走了過去；當她看見她時，她起了一種憐憫的感覺。同時，或者也是好奇的感覺，雖然這老貴婦的臉色是生來蒼白的，却像一個要暗自裝做嚴肅的人的臉色一樣，是很容易看出一些新起的情緒會使它變得比平常更蒼白的。她的帽子是好像準備要隱藏她的頭髮，它是雪白的，無疑是年紀的關係，因為她沒有擦粉，這是很明顯的。就像沒有印痕在她的衣服的顏色上一樣。這個不注意的人極嚴肅的向她看了一眼。她的樣子是傲慢而樸素的，在從前上等社會的習慣與態度同那些其他階層的是極不相同，因此要辨識一個貴族是很容易的。這一來，這年青的婦人真覺得這個陌生的貴婦是一個「貴族」，並且有一個時候還曾經擁護過王室。

「太太？」她不自主的說，在注意裏而發現的當中，她忘記了這稱呼是禁止的（註一）

這老貴婦沒有回答；她仍把眼睛呆呆的看着窗子，好像窗玻璃上是畫着些可怕的東西似的。

「怎麼了啊，『女公民』（註二）？」這時那老板折回來了，問道。

（註一）法國大革命時對於帝制色彩的稱呼都一律禁止。

（註二）女公民 *Citoyennes* 是革命後一般人對女人的稱呼。

這偉大的糕餅師把這貴婦從她的呆想中驚醒了，因為他拿給她一個用紙包着的紙匣。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的朋友。」她用一種溫和的聲調說。

她抬起眼睛對着這糕餅師，好像是以看他一眼來答謝他一樣；但看見他頭上帶着一頂紅帽子，（註三）她大聲的叫了起來：

「哦！你背棄了我！」

那年青的婦人同她的丈夫用一個恐怖的手勢回答；這位來客臉紅了，一方面是得了安慰，一方面也是對不信任他們的抱歉。

「原諒我！」她立刻以孩子般的溫和說。接着從袋裏拿出一個金「路易」（註四）給那個糕餅師。「這是我們所能付的價錢，」她說。這一種貧乏的樣子被他們的不滿足的直覺認識出來了。那麵包師同他的妻子互相看看，當他們去看這老貴婦時他們便交換着同樣的念頭。這個「路易」無疑是她的最後一個了。在她拿出這金幣時她的手是顫抖的！他很惋惜的看着它，雖然她可能覺得這是足夠大的價錢，但她卻沒有吝嗇。飢餓與不

（註三）紅色帽子是參加抵抗外國干涉軍的民軍戴的，紅色是象徵自由。

（註四）路易 Louis 法國金幣，值十六至十八先令。

辛是刻記在了她的臉上，就像清楚的性格在她隱匿了的習性與現在的恐怖上一樣。她的衣服仍然帶着從前富裕的痕跡。她是穿着小心的修改過花邊的退色的綢衣，同一件雖然精緻但破了的斗篷——實際上，這是從前有錢時的破衣服。這兩位店老板，在憐憫與自私中間猶豫不定的，企圖以言語來緩和他們的良心。

「『女公民，』你似乎是很窮。」

「太太一定喜歡要點東西？」那婦人問，把她丈夫的話打斷了。

「我們得到了些很好的肉羹，」糕餅師說。

「那太冷了，也許你受了寒，太太，請過來；你一定喜歡休息一下同暖和一下你自己的。」

「我們不是像魔鬼那樣的懷着惡意。」糕餅師說。

這仁慈的糕餅師的親切的聲調使這貴婦安心了，她說出她被一個男人跟着。而且很害怕獨自一個回家去。

「這麼一回事？」這位帶着紅帽子的說：「等我一下，『女公民』。」

他把那金「路易」遞給他的妻子；那時，由於他以不值錢的貨物竟收到過份的價值，於是想報答的觀念便潛進了這位賣主的心而使他動作了，他走去穿上他的「國民自衛

軍」(註五)的制服，帶上帽子，佩上劍，武裝好了才折出來，但他的妻已經有了思考的時間。像別的人一樣，伸出了救濟的手但想到危險又縮回來了。這婦人很害怕；她怕她的丈夫一定會遇到困難，於是便拖住他的衣襟阻留他。但是，已經服從了一種慈善的本能的他，這位良善的男人提議當時便護送這位老貴婦。

「看樣子好像這位『女公民』所害怕的那個男人還仍然在鋪子附近巡遊呢，」那婦人銳敏地說。

「我怕他是在的。」那貴婦坦白的表示。

「假如他是一個偵探？或者也許他是一個叛黨(註六)呢！不要去——把盒子從她手裏拿回來。」

這話是糕餅師的妻子低聲的向着糕餅師的耳朵說的；它把他那臨時所起來的充脹在他的胸裏的勇氣凍住了。

「噯！我出去同他說一下，他就會立刻走開的，」他解釋道，打開門便鹵莽的衝出

(註五)國民自衛軍 (Garde Nationale) 是巴黎武裝民衆所編成的民軍，總司令是會領法國志

願軍參加美國獨立戰爭戰功卓著，富有自由思想的貴族法拉夫脫侯爵 (La Fayette)

(註六)常時的貴族，天主教徒或王室的支持者都叫革命者爲叛黨。

去了。

那老貴婦像個孩子似的安祥的又坐在椅子上去；她看起來是太無知了。那忠實的老板忽忽的回來了；他的紅得足夠就要被他內心的熱點燃起的臉突然變成了青黑色的；他是被極度的恐怖所壓倒了，他的腳在下面直抖並且他的眼睛看起來就是一人醉鬼的。

「你是要我們的頭都給砸掉嗎，卑弟的貴族？」他盛怒的叫道：「好，滾你的，以後不要再來這裏。不要再希望我會供給你謀反的資料了；」

這位糕餅師說完這些話時，便伸手企圖把小盒子搶回來，這盒是被老貴婦放進了一個衣袋裏的。但這鹵笨的傢伙的手僅只碰到了她的衣服，因為這個陌生的貴婦——寧願去面對着那無保護的行程的危險去求上帝救助，而不願失去她剛買到的東西——鼓起她青春的敏捷；跳到門口，突然打開了門，消失在糕餅師同他的妻子驚視中，而把發抖與與迷惑遺留給他們。當她發覺她已經在門外，她便放開大步的走路；但她的氣力使她失敗了，她聽那偵探的沈重的脚步踏平了雪花的在他後面無情的跟着她。她無奈的站住；他也站住了。雖不是由於恐懼也不是由於智力上有缺陷，她總不敢看看他或是同他說一句話。她又慢慢的走向前去；於是那男人也放慢了脚步，經常保持了一段他所能注意到她的距離在中間。這陌生人似乎是這女人的一個真實的影子。當九點鐘正敲着時這沉

默的一對又走到聖羅倫教堂的前面。它好像是使每一顆心變成了無力的，在激烈的騷動的後面繼之而來的應該是情感的平靜，因為，要是情感是無限的，我們的精力却是有限的。所以這奇異的貴婦當她發覺她料想中的迫害者却沒有傷害她時，便好奇的去看看這位像一個熱心的保護着她的不認識的朋友似的人。她綜合了這個陌生人所顯露的一切樣子肯定的替她的這自慰的理倫發現了似是而非的證據；她是愛好寧願在他身上找出好的意向而不願找出惡處來。忘記了剛才他給糕餅師的那恐怖，她繼續用一種堅定的步伐穿過了聖馬丁附近高出的地區。在走過一小時半後，她到達了一所屋子，這屋子是位置在「市郊」的主要的街道與通到潘丁堡的街道所構成的角落裏。縱在這時候，這地方仍然是全巴黎最僻靜的所在。北風吹過邱蒙特與貝爾李維耳的高地，同時呼嘯的穿過散佈在半荒蕪的區域，被泥牆所分開的屋子——或者說做是茅屋。這荒涼的場所似乎是天生不幸與絕望的避難所，那男人不放鬆的追着這個可憐的人，但他還勇敢得不夠在夜裏偵察這死寂的街道，似乎被在他前面所出現的景象所感動了。他猶豫的停下來，直直的站着在疑決不定。有一盞燈，但它的閃爍的光輝就僅只能穿過霧層，把微弱的光亮投射在他身上，恐懼給與了這老婦人眼睛。她認為她看出了這男人臉上的一種陰險的樣子。她覺得她的恐懼又起來了——那時，由於還沒有決定怎樣冒險，使他徘徊子起來。她穿過黑

暗瞥了一下那孤寂的屋子的大門，按了一個彈簧，她便像一個夢魔似的很快的不見了。那男人不動的看着這屋子。在一種確切的測量下這可能是這些「市郊居民」的下等住宅的典聖，這小屋是方石建造的，外面塗了一層灰泥，所以不堅固而且有些很大的裂縫，樣子好像一陣極微的風便一定把它的什麼都吹落下來。屋頂上是褐色的生滿了苔蘚的瓦片，一些地已經陷了下去，似乎在雪的重壓下就塌下去了似的。每一有三道窗子，窗架已經快要腐朽，並且已被太陽晒得彼此裂開；這無疑是證明寒冷一定能穿過它們而侵入屋裏去。這屋子是凋零得像一座年久而未倒毀的古塔一樣。在這可憐的建築的頂上的頂樓被一些不規則的窗子所劃開，同時從裏面射出一個暗淡的燈光，至於這屋子的其他部份却全是黑暗的，這老婦人爬上那不平的粗製的而且欄杆是用繩子保護着的樓梯是有些吃力。她神祕的敲敲頂樓上的一個房間的門，一個老頭子換給她一把椅子；她匆忙的在上面坐下來。

「藏躲！藏躲！」她說；「雖然我們只是出去很少的幾次，他們却知道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並且查出了我們所走的每一個腳跡。」

「現在又怎麼了？」另一個坐在火爐帝邊的老婦人問。

「那男人從昨天早晨就在這屋子附近走來走去的，今天晚上他又跟着我。」

聽見這句話三個頂樓上的躲藏者一個看着一個；他們並不打算藏掉在來到他們臉上的極度恐怖的表情。那老頭子是三個中最不激動的，也許是因為他是最危險的一個的原故。一個勇敢的男人，處在極不幸的危運下或是在受迫害的壓制下，必定已經——假如我可以這樣說！——開始他們的自我犧牲了；他只認為他活着的每一天便是增加命運的多一點勝利。從這兩個老婦人的樣子上，這是容易看到的，她們只注意在這個老頭子身上，並且只有他才是值得極關切的事物。

「爲什麼我們要中止信任上帝呢，師兄？」他用一種重濁但很誠摯的聲音說：「我們要在謀殺者的叫喊與卡梅李蒂修道院中的垂死的呼聲中讚頌上帝；假如是上帝的意志，那我應該從這大屠殺（註七）中被救的，很明顯的是一個運命在保護着我，我一定要忍受而不說什麼。上帝會保護他的兒女的，上帝能照他的意志去處理他們。我們必得要顧慮的是你們，並不是我。」

「不，」兩個老婦人中的一個說：「把『我們的』生命去同一個牧師的相比算什麼

（註七）在法國大革命時，自一七九一年八月起先則捕殺王黨與教士，後則動搖份子及反革命的

國民會議議員亦被殺先後共被處死四千餘，至一七九四年七月羅伯斯庇爾被處死刑後，

此恐怖時代始告終結，大屠殺即指此。

呵？」

「當我有一次到錢爾斯修道院外面時，我發覺我自己是像死了一樣，」那個沒有出去過的女修道士叫道。

「看呵，」剛進來的那個說，「主人在這裏。」「不過，」她說：「我聽見有人在上樓。」

聽見這話他們三個全止住話頭的去聽！那響聲停止了。

「不要慌，」那牧師說：「也許是有人企圖人來找我。一個人的來意我們是可以他經過前面的脚步聲估計的，這一定是替蘭吉斯大公爵同鮑柔特候爵送信來的，我曾經寫信請求過他們請他們想法把你們從這可怖國家裏救出去，死亡與仁慈就在這時候等待你們了。」

「那你不同我們去嗎？」這兩個女修直士以一種失望的神情關切的問。

「我在的地方是有被害者的地方，」這牧師簡單的說。

這兩個女人極尊重的默默的看着她們的客人。

「馬莎女士，」他對那出去過的女修道士說：「這個使者一定會以頌詞 (Hosanna) 中的『Fiet voluntas』『汝志已達』回答我的。」

「樓梯上『有』一個人！」另一個修道士叫了起來，她立刻打開一個設計在頂板下面的密室。

這時全充溢了極度的沉默，他們很容易的便聽到那全是乾了的泥漿的樓梯在一個男人的踐踏下所發出來的軋軋的聲音。牧師竭力的擠進一個衣櫥去，那兩個女修道士亂丟了些衣服去蓋着他。

「你可以把門關上，馬莎女士，」他說，聲音是被悶住了的。

他剛躲好門上便有人敲了三下，這兩個虔敬的女人抖戰起來了；她們面面相覷的看而不敢說一個字。她們的樣子都是六十歲左右。隔離世界也已經四十年，她們就像習慣了暖化房的植物一樣，假如把她們拿到外面來便會死的。她們是極習慣於修道院的生括而不能多加與思考。一天早上她們的柵欄被打倒了，但當發覺她們已經自由了時她們反倒抖戰起來。這種違反自然的麻木是極容易了解的，革命（註八）的事件已經在她們的心裏發生了。她們不會以生活的艱難來改變她們修道院式的觀念，她們不能夠被改變了認識清楚她們自己的地位；她們就像一向是被照顧而忽又被她們的非凡的神明——她們的母親所拋棄一樣，只會祈禱而不會泣哭。在這時她們才感覺到已經如此的面對着危

險，但她們仍然默然而且不爲所動，除開基督教徒的順從性外她們就不知道能保護她們東西。那男人的請求進來打斷了她們的沉靜，像已經得到了允許似的他立刻推開門進來了。當這兩個女修道士看出他好像那個老是在這屋子附近轉來轉去以監視她們的一切舉動的人時，她們又抖起來了。她們不動的坐着，用一種恐懼的好奇的樣子看着他，就像一個蠢孩子注視着一個生人一樣。這男人的身軀是高大而且結實的；在他的舉止，他的儀態同他的面貌裏除開表示出一種險惡的性格外就沒有什麼。他假裝做像她們一樣的不動，但却一面慢慢的觀察他剛走進來的這間屋子。

兩張草蓆放在一些光木板上，很像這兩個女修道士的牀；在屋子的中央僅只有一張桌子；上面放着幾個盤子，三把餐刀，同一個圓麵包；一個還有着點小火的火爐；幾塊柴堆在一個角落裏，另外還看得見的便是這兩個隱士的貧窮了。牆上是塗着一色很陳舊的油漆，上面還沾着一些雨水漏進來的棕色的漬印，顯示出屋頂是已經到最壞的程度了。一件聖物像件裝飾品似的放在爐台上，無疑地這是從錢爾斯修道院的村裏搶來的。另外再加上三把椅子，兩個櫃子，同一個破了的碗櫃便是這屋裏的全部傢俱了，但靠近火爐有一道門暗示着那裏可能還另外有一部份的。

這人使自已冒了極大的危險而來到這樣的一個住家裏，自然無心去細看她們的房間

了，當他以一種慈祥的眼光射到兩個女人身上時，他的臉上做出一種憐憫的樣子；他是同她們一樣的困擾住了。這來人在她們沒有作聲中他也沒有說話，但這一次時間可不長了，因為現在看這兩個可憐的傢伙的精神是柔弱而無經驗的，於是他試着以一種溫和的聲音說：「我不是來找你們，像一個敵人似的，女公民們——」他稍停了一停，又繼續說：「『我的女先生們』，假如有一些不幸發生在你們身上，請相信我這不是我願意如此的，我有一件事要請求你們。」

她們仍然是不做聲。

「假如我打擾了你們——假如我麻煩了你們，請爽直的告訴我——我一定會走的；但是我希望你們要認清我的來是關切你們；要是有任何我們做了報答你們的事，你們請不要害怕的只管吩咐我，因為我是服從，也許——現在沒有國王了——服從於法律的。」

在他的話裏是有着一種真實的情感的。安格莎女士，這位女修道士是屬於蘭吉斯公爵一族的，她的樣子似乎表示出從前曾經接觸過上等社會與過過宮庭生活的人，她指指一把椅子，好像是招呼她們的拜訪者坐下來，這位客人當看見這手勢時，顯出了一種混雜着憂傷的愉快的樣子；於是直等到這兩個貴婦也座下了後他才坐下去。

「你們是在藏匿，」他繼續說下去！「一位可尊敬的牧師，但他是背誓從那卡曼李提（註九）的受難中神祕的逃亡出來的。」

「哈桑納（註十）！」安格莎女士打斷了他的話說，同時恐懼地好奇的看着他。

「不，我以為這不是他的名字，」他說。

「但是先生，」瑪莎女士熱切的說：「我們沒有藏匿任何一個牧師；同時——」

「那你們應該是更審慎更小心，」這來人回答着伸手從桌上拿下一本祈禱書來：「我想你們不是知道拉丁文的，而且——」

他沒有說下去：兩位女修道士的臉上的奇怪的表情使他害怕他是說遠了，她們有些發抖，同時眼睛裏也充滿了淚水。

「不要自己難過，」他坦白地說：「我知道你們的客人同你們自己的名字；三天以前我就曉得你們的苦惱，同你們的供養那位可尊敬的院長——」

「施！」安格莎女士把指頭放在嘴唇上簡單的說。

（註九）卡曼李提 Carmelites 是利亞 Camel 山上的苦修道士，十五世紀後歐洲也有這種素食的

修道者，在法國大革命時殺死了很多。

（註十）哈桑納 Hassanah 意即頌詞，是重覆先前牧師對她說的話裏的這個字。

「你們知道，『我的女士們』，要是我想到了背棄你們的可怕的謀劃，那我也許早就不止一次的完成它了。」

牧師當聽到這句話時，他從密室裏自己跳了出來，站在了這房屋的中間。

「我不能相信，先生，」他對這來人說：「你是我們的謀害者中的一個；我完全信任你。你要找我是做什麼？」

這位牧師的這種神聖的自恃，這種高貴的熱情的表現必定能感動了一個謀殺者的。這位神祕的人的慈善的意向裏起了一種震動，他站了起來，看着在他面前的三個人；然後裝出一種忠實的語調對牧師這樣說：「『我的神父』我是來請求你去替——一個——一個還沒有在聖地裏安息的神聖的人舉行一個彌撒禮。（註十一）」這牧師不自禁的抖了一下。兩個女修道士還不了解這來人的話，仍然還做出奇怪的樣子，她們伸長了頸子把臉轉了對着這兩個說話的人。牧師細細的看了看這個人？臉上現出了真的不安的神情，眼睛裏也現起了熱切的祈禱。

「『好！』在今天晚上深夜又來，我一定準備舉行一個單獨的葬儀祈禱，我們可以替你所說的那個人的罪惡贖罪的。」

（註十一） 係暗指法國路易十六而言。

這個人有些抖戰，但他的樣子好像有些感到滿足了，立刻便平靜而且溫和下來，他已經戰勝了一些隱藏着的哀愁。在向牧師同兩個虔敬的女人致過敬後，他帶着一種被他們三個的溫善的心所了解的無言的感激消失了。兩個鐘頭後，他又折了回來，在頂樓外面的門小心的敲敲，貝莎蒂小姐替他開了門，引他到她們的這個矮小的隱避所的另一個房間去。在那裏一切典禮的必需都全準備好了。在煙囪那邊的兩棵柱子的中間，女修道士推了一個古舊的碗櫥在那裏，但它的古老的形式已經被遮在了一張華貴的草綠色雲波綢的祭壇的禱的底下。一個巨大的烏木同象牙做的十字架掛在黃色的牆上，使空徒愈更顯現，而使人的眼睛吸引到它那裏去。那兩位女教友插了四支細小的蠟燭在那臨時的祭壇上，用封蠟把它們貼牢了。蠟燭投射出一些慘淡的光輝，幾乎全被死氣的牆吸收完了，它們的微弱的光亮僅只能照在這台子上；它們把亮光僅只投射在祭器上，好像是一股從天堂裏放射出來的光線射在祭壇上似的，地板是發散着毒氣，頂板的兩邊是極其的傾斜，同另外的頂樓的頂板是一樣的，並且張着一些裂縫寒風便從中間灌了進來。沒有什麼能夠會減少莊嚴，而且沒有什麼還會比這可憐的典禮更神聖。極度的沉默，壓倒了由阿萊街所傳來的微弱的鬧聲，散開了一張憂鬱的偉大的面紗覆蓋着這深夜的場景。的確，這偉大的舉動與可憐的設備是極有力的對照；因此升起了一種宗教的威赫的感覺。

在祭壇的兩邊，兩個女修道士不問地上的濕氣跪在地板上的瓦片上，陪同着牧師一同祈禱。牧師穿着他的法衣，哼着一種非常的聲調拿起了一個金的祭杯，很明顯的這是從錢爾斯修道院的動變中所取得的聖器中的一樣。靠近聖餅盤的那一邊，（由它的華麗追憶起了王室的奢侈）是放着兩個玻璃杯，它的質料是僅只能供最下等的餐館用的，裏面裝着作聖祭用的水同酒的混合物，爲了需要一本彌撒經本，牧師把他的祈禱書置放在祭壇的一個角落上。一塊普通的手巾放着準備用了去洗那些白哲而無血色的手用的。這一切是偉大而微末；可憐但又高貴；虔敬而又褻瀆的。那個怪人走進來虔敬的跪在兩個女修道士的中間。牧師結了一段黑沙圍着聖杯同十字架。除此外便沒有別的代表這安魂彌撒的本質的目的的象徵，他已經把上帝本身都穿起喪服來了，突然那個男人注意到了這；他被一種在他身上有極大的力量的記憶所把握住，一顆顆的汗珠冒了出來沾在他的粗濃的眉毛上。這幕戲裏的這四個演員互相的神祕的望着。然後他們的靈魂互相昇進了他們的共同的感動裏去，陸續的傳達着他們自己的感動，最後一齊溶解在了宗教上的憐憫中。這似乎好像是他們以爲已經喚起了那屍體，已經被生石灰吞沒了的殉道者（註十一），而且他的幽靈會以它的一切王室的尊嚴在他們前面升起來。他們是在舉行一個沒有死者

（註十二）

法國路易十六被革命黨處死斷頭台後王黨同天主教徒便叫他做殉道者。

的屍體的祭式。在張着口的條紋與瓦片的凝視下，四個天主教徒是爲一個法國的皇帝在上帝面前祈求，是在舉行一個沒有屍體的葬儀。這是一切祈禱中的最崇高的，一種沒有人想到將來（註十二）的扮演得忠實的驚人的舉動。無疑地，在上帝的眼睛下，這就好像一杯水放在天平上去稱重得同那偉大的德行一般的是一樣。整個的王室現在都在這一個牧師同兩個可憐的女人的祈禱中；或者，也許革命本身是呈現在那個男人身上，因爲他的臉上是表示出過多的悔恨，而不是產生信仰，他是舉行着一種極後悔的祈誓。

雖然唸着拉丁文，「Introibo ad altare Dei」（我將進入上帝之祭壇）等等，但牧師被一些非常感動激惹了，注視着那三個助手——這表示這裏是基督教的法蘭西——對他們說道，好像是要除去這頂樓的低賤似的：「我們要進入上帝的聖殿了！」這話是以發着抖的真誠說的，那位陪祭同兩個女修道士全充滿了宗教的威赫。上帝是絕不會莊嚴的在羅馬的聖彼得教堂出現，自然更不會這時出現在這個可憐的躲藏處裏的這些教徒的眼裏的。這實情是極真實的——在上帝與人的中間每一個媒介似乎都是無用的，上帝的偉大是僅只能從他自己表現出來的。這怪人的意向是忠實的，那與是上帝與國王的僕人的四個祈禱者相結合的情緒是一致的。那些虔敬的言語就像天堂裏的音樂似的貫響了寂

靜。在讀主禱文時，那怪人被淚所抑住了。牧師又用拉丁文加上一句，這意思無疑地那男是人懂得的；「Et remitte Selus regicidis sicut Ludovicus eis remisit semetipse」（請寬恕那些謀殺者像路易寬恕他們一樣，）兩個女修道士看見兩大顆眼淚沿着那男人的強健的頰滾下來落到地上去。牧師在為死者讀着祈禱書。那「Domine salvum fac regem」（哦，上帝，請拯救國王）是用很低的聲音說的，但當他們想起小國王（註十三）時，這話是穿進了這幾位保皇黨的心，因為他們正在祈禱在這時還是在他的敵人手中的俘虜的幼王升到上帝那裏去。那男人想到一個新的罪犯也許仍然要被補下獄，在裏面他一定無疑要被迫處死時，他又戰慄了。葬儀舉行過後，牧師向兩個女修道士做了一個手勢，她們便出去了。當他看到只有他一個人同那男人在一起時，他憂傷而溫和的向他走過去，以一種茲祥的聲調對他說：「我的孩子，要你的手上沾染了殉道的國王的血，那告訴我。以像你剛才的這樣真誠的懺悔，在上帝的面前是沒有罪惡不能懺悔的。」

第一句話是用宣教的方式說的，至使這男人以一種不由己的恐怕的動作逃避開；但他的臉色終表現出了它的安靜，他忠誠的望着這驚異的牧師。

（註十三） 指路易十六之子路易十七而言，在路易十六被處死後保皇黨即推彼為王，但後終死

於獄中，死時年僅十歲。

「神父，」他用一種後悔的聲音說：「沒有人在這次流血中比我更無知——」

「我一定相信你，」牧師說。當他細細的一再考察他的懺悔者時他停住了；隨後，肯定了他是那些胆怯的國民議會（註十四）的議員中的一個，他們背判了不可侵犯的神聖的領袖而要他為他們服務，他嚴正的又說道：「注意，我的孩子，在實際上你沒有參加那極大的罪行是不夠得到免罪的。那些人是能夠保護國王，並且要把他們的劍丟進匣裏去，歸服上帝一定有一種很巨大的價值的。哦！不錯，」老牧師感動的由右向左的搖搖他的頭繼續說道：「不錯，很巨大的！——然而，他們避開了，他們變成這了這可怖的罪行的消積的同盟者。」

「你以為，」那男人吃驚的問：「間接的參加是要被懲罰的嗎？士兵被命令歸隊——那是該他負責的嗎？」

牧師說不出來了。

這位怪人很高興他竟用忍受的服從的道理——這種服從於集權是一切軍隊的規律的本質——與同樣重要的理由對於一個忠心王室的人所應盡的職責把它誇大成爲神聖便把這是清教徒的保皇黨困惑住了，在牧師無話說的當兒他把一切苦惱着他的疑懼向他作了

（註十四）大革命時由人民所組織的議會，法王就是被這議會判處死刑的。

一個解釋。然而還不是他離開這可敬的舊教徒的時候，他更進一步的對他說：「要我送你一點錢那我是不好意思的，因為剛才你舉行的這個葬儀是爲了皇上的靈魂的安息同我的良心的釋放；對於一件無價的事情除了也以無價的事物來補贖外，一個人是不能以錢來付清的。你能恩准嗎，先生，能收下我呈送給你的一件神聖的遺物的禮物嗎？那日子一定會來的，也許，那時你就會明白它的價值。」

這人剛一說完話便送給這牧師一個小方匣子。他接了它，彷彿是不知不覺的接下來似的，因為這人的莊嚴的言語，說的那聲調，以及他對這拿出來的盒子的尊重，使他被這極驚駭的事迷惑住了。隨後他們便回到兩個女修道士在等着他們的房間去。

「你們住的這間屋子，」這人說道：「是一個人的——姆羅斯，斯塞福拉，這個石膏匠還是住在第一層——在這個區域他是以愛國著名的；不過他暗地裏却忠於彭鮑斯王族（註十五）的。他以前是康泰（註十六）的獵僕，從此便獲得了他的財產。你們最好儘可能的躲在他的屋子裏不要出去，在這裏你們是比在法蘭西其他的地方安全的。住在這裏；有兩個虔敬的人會照顧你們所需要的，同時你還可以無危險的等待下去，因爲很

（註十五） Baurbanz。路易十六便是這王族的最後一個國王。

（註十六） Monsigneur le prince de Conti是十七世紀法國的大將。

少坯時候了。在一年內，下一個一月二十一日（註十七）——（他說到這裏時禁不住的一陣猛烈的抖戰）——「要你還沒有離開你躲藏的這不大好的地方，我一定再來作舉行贖罪彌撒——」

他沒有把話說完。向這幾位住在頂樓上的人致過敬後，對他們的一切的窮困的標記看了最後的一眼便走了。

對於這兩個無知的女道士，這樣的一件奇事成了一個傳奇的趣味了。

立刻，這尊貴的院長便告訴他們那人極莊嚴的送給他這件神祕的禮物，他們把匣子放在桌子上，三張渴望的面孔被白油燭的光亮淡淡的照着，洩露出了一種不能形容的好奇的情緒。蘭吉斯小姐把匣子把開，並且找出了一塊極精美的巴提斯（註十八）布的手帕，稍稍的沾了些汗；當他們展開它時他們發覺有些污點在上面。

「這是血！」牧師說。

「這是王冠的痕跡！」另一個教友叫道。兩個女修道士恐怖得把精巧的聖杯跌落。對於這兩個簡單的人，圍繞着那怪人的神祕變成了不可解的了；同樣對於牧師，從

（註十七） 卽法王路易十六被處死的週年。

（註十八） 一種麻織的細布。

這天後他便不再提到它。

雖然是在恐怖的時代中！這三個囚犯立刻便發覺一隻有力的手在伸出來保護他們。最初；他們收到了糧食同燃料；隨後這兩個女修道士發覺一定是一個女人在輔助她們的保護者，因為亞麻布同衣服已經送了來，這使她們出去時可以不再因不能不穿的貴族式樣的衣服而激起人的注意；後來，姆茜斯。斯塞福拉送給她們兩張「公民投票籤」。經常對牧師的安全的必要的警告都間接的通知她們。這些勸告總來得很合時。這使他們深信這是從一個稍許知道國家秘密的人得來的。雖然飢饉籠遮了巴黎（註十九），這些法外的人仍由拜訪者的手裏收到整齊的白麵包；不管怎樣，他們以為他們發現了斯塞福拉是這些恩物的神祕的媒介，因為它來總是又合時候又無人查覺的。這三個仍然居住在頂樓上的貴族，相信這位保護人無疑地就是一七九三，一月二十二夜裏來舉行贖罪彌撒的那個人；於是，他變成了他們特別愛注的主要對象！他是他們唯一的希望，他們的生活就只能依靠他。他們為他在他們的新禱裏加上專門的新禱！早上晚上這些虔誠的人都在

（註十九）

自一七九二年革命政府因對外國干涉軍的戰爭，平定國內保皇以及教士的叛亂及國內歉收的關係，因之國內物價上漲很利害，糧食因由奸商囤積更是飛漲因此巴黎會

度缺糧，後由公安委員會對奸商採取高壓手段，一七九三年底物價便極定了。

爲他的幸福，境遇與平安而祈禱：他們請求上帝使他遠離一切險境，把他從他的敵人中解求出來，並且賜給他一種長久而且平靜的生活。至於他們的感激，每天都不停的在說，而且還加進了一種正在一天天變熱烈的奇怪的情感。關心他再來的事是他們的談話的主題；他們造了無數關於他的推測；就是他所留下來的一小點思想上的紛亂對他們都成了一件奇事的新鮮的泉源。他們希望在他必定要來舉行路易十六的週年死忌的那一天晚上決不要再放棄他們感謝的機會。這一天晚上是極不能耐的期待着，最後，終於到了。在深夜的時候，那怪人的沉重的脚步聲又聽見在古舊的木梯上嚮着了；房間裏已經完全都準備好，祭壇也陳設好了。這時候兩個修道士都開去迎接他，並且立刻拿了一枝燭到樓梯上去。蘭吉斯小姐才下去幾步就看到她們的恩主了。

「請進來，」她和善的說，但聲音被動作打斷了；「請進來，我們都在期望着你。」

這人擡起他的頭，以憂傷的眼光看看她，而沒有回答。她覺得好像一層冰落到了她的身上；便也沒有做聲。見他的這神情，感謝與好奇都在他們心裏死亡了。也許，他覺得他們的心是被情感激動了，因之不想展開他的友情，而比他平時還冷淡，沉默與可惡。這三個不幸的人領悟到他是想對他們保留着一種奇異，而拒絕他們。牧師認爲他看見

當這人看到他們已經爲他準備時嘴唇上浮起了一個微笑；但他立刻抑制住了。他聽過做彌撒同祈禱，用幾句很聰明的話拒絕了蘭吉斯小姐的請他參加她們準備好的小茶會的邀請後，他便走了。

從新十一月九日（註二十）以後，這兩個女修道士同這位牧師馬爾斯院長是可以走過巴黎而沒有一點危險了。這院長的第一件要是到那商標是「花后」的香水店去，它是姓拉果的「男公民」同「女公民」所開的，拉果雖是宮庭裏的最後一個香水商人，但對王室仍然是極忠心的，並且文登斯（註廿一）便利用他作親王（註二十二）與在巴黎的保

（註二十）在革命政府第二次擊敗了外國干涉軍與叛黨，共和基礎奠定後，羅貝斯庇爾（Robespierre）還想進一步肅清他所認爲是民主的障礙的山獄黨內部的激烈派和「姑息份子」，以及假借革命爲個人謀利的「不道德的政治家」，但因手段過激，引起多數人的誤解和反對，而造成了共和二年新十一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事變，（他到國民議會開會時被議會選捕處死刑）反動勢力重復抬頭，使法國革命遇到重大挫折，而造成新十一月十三日拿破崙的勝利。

（註廿一）文登斯（Vendéens）是法國西部 Vendée 省的人，革命中保皇黨曾在此起事，故文登斯有指保皇黨人之意。

皇黨間的通信機構。這位院長剛走到這個商店的門階上時——這商店是在聖羅克街與特龍得斯街的中間——，一大羣人擠滿了聖洪諾街而把他的視線遮住了。

「是做什麼啊？」他對拉果太太說。

「沒有什麼，」她答道：「只不過是運斷台機同劊子手到路易十五廣場（註二十三）去，噯！去年我們看見它可真夠受了；但今天，雖剛過了一月二十一日，的週忌四天，一個人看見這可怕的行列可不再有什麼苦痛了。」

「唔——」院長說：「你說什麼不是，」

「噯！可是它是劊子手羅貝斯庇爾（註二十四）的幫手啊。他們儘可能的想法保護他，但現在這可輪到他們了——「那裏」，他們曾經在那裏送掉了無數的無知的人。」

人羣擠滿了聖洪諾街，並且像潮水一樣的湧了過去。這位馬羅爾院長，也被好奇所衝動了，看了過去，他看見高出這羣人的頭上，直站在斷頭機上的那個人便是三天以前

（註二二） 指革命中「出奔」的謀反的法王路易十六的兩個弟弟，阿多瓦伯爵與普羅封斯伯爵

（註二十三） 大革命，革命黨均以這廣場為刑場。

（註二十四） 詳見註二十。

來聽他做彌撒的人。

「是誰啊？」他說：「那個人——」

「那是劊子手，」拉果先生回答說，他把「斷頭台的執刑吏」用這個是專制時代的稱呼來叫它。

「哦！哦！」拉果太太叫了起來：「院長先生要死了！」立刻這位老貴婦拿了瓶醋來才把他救醒了，因為他是昏暈倒的。「無疑地他給我的是什麼？」他說：「那手怕是國王在赴難時用了揩臉的——不幸的人啊！斧子在它的鋼裏有着一顆心是在全法蘭西找不到的啊！」

香水商同他的太太以為這位可憐的牧師是癡狂了。

基督在福蘭達斯

在布蘭班丁(註一)的歷史中的某一個不能確定的時代裏，卡桑特島(註二)與福蘭達斯(註三)的海岸中間只有一隻小船來回運送着客人作爲兩者的聯繫。這個島的首府米德巴在後來的新教史上是極著名的，但那時的住戶數目却不到兩三百家。那時李察奧斯登還是一個未知的港口，接連着一個由一些漁人，窮苦的商人與隨便搶劫的海盜所組成的人口稀疏的村鎮。因此，這個奧斯登城只不過包括着大約二十棟像樣的房屋同三百間左右的草房，茅屋同棚子——這些棚子是用破船搭成的——在一道官吏，一個民團，一個統架，一個修道院同一位鄉長的下面安立着，事實上，一切都是古文化的制度。在這個時期是誰流治着白蘭班，比利時同福蘭達斯呢？這一點傳說可不能說出來了。

我們得承認這個故事是奇怪地沾染了那含糊，混雜同那奇異的愛，那些愛它的禮拜

(註一)布蘭班丁 Brabantine·現係比利時的一省。

(註二)卡桑特島 island of Cadzart 是 Scheldts 海中荷比兩國交界處的一個小島。

(註三)福蘭達斯 Flanders 比利時的一省。

式中的宣講者喜歡加上他們所見的野史，就好像變化在詩中一樣，他們是否認它過多的。借祖母同講故事的人的口裏，晝夜的講說，故事一年一年一家一家的傳下來傳開去，這一段史實便浸染了每一個時代的不同的色彩。像那些建築物的式樣似的，紀錄了每一年代的建築術的變化，它的模糊的碎片只對於詩人方是一件快事，這個傳奇必定會把批評家同論爭者的事實，言語，與年代驅逐到絕望裏去的。那講述者相信它，就像福蘭達斯一切的迷信者相信它一樣，毫不覺得這是太信任或是低能的原故。只有在不可能或是相合的所有不同的說法中，剝去了它的虛構的「樸實」的假定，才能確定這是歷史，因為它是不可能再轉述——不過却仍然帶着它被歷史所否認了的大胆的說法，被宗教所承認的倫理，它的夢幻的想像的花朵，同那能說明每一個他自己所愛好的隱藏的意識。讓每一個去找遍他的牧場在裏面幸勞的把上好的穀粒從蠶豆中檢出來吧。

這隻專門在卡桑特島與奧斯登之間運載旅客的小船剛要準備離開村鎮。在未收起鐵鍊之前，這鐵鍊是拴在那小碼頭的一個石頭上使船靠着岸以便客人上下的，船主吹了好幾次號角叫喊那些還逗留在岸上的人，因為這一趟是他的最後一班了。夜幕已經在伸張着了，那落日的最後一點火光的照耀僅只能辨別得見福蘭達斯的海岸，或是在島上沿着田野周圍的土牆或在沼池裏的高大的蘆葦中漫遊的行人。小船已經裝滿了。「你還要等

什麼哦？開船了！」旅客們叫道。恰在這個時候一個男人在離小碼頭幾步遠的地方出現了，那舵工既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他是從那裏來的，很以為奇怪。這個人彷彿是突然從土裏爬出來的。也許他是在田裏粗魯的曬着等待開船的時間，因而號角把他驚醒了，他是一個強盜，還是一個稅關或是警察局的人呢？他到碼頭時小船是泊好了的，站位船尾的那七個人連忙坐了下來，一個挨着一個的以防止這個人在他們中間坐了下去。這是一種突然而起的本能的舉動，也是他們這些有錢人所有的傲慢的本能的一種。這些客人當中的四個便是福蘭達斯的高貴的貴族。

第一個是一個年青的武士，他帶着兩條美麗獵犬，長頭髮上戴着一頂鑲滿了珠寶的帽子。他把馬刺弄得叮叮噹噹的直響，並且不時捲起他的鬃來，好像他是對其餘的旅客作不屑的樣子似的。

其次是一個傲慢的少女，她的胸上戴着一隻鷹，說話也僅只同她的母親或是那高貴的牧師說，無疑地這牧師必定是她的一個親戚，這幾個人一齊放開喉嚨大聲的說着話，好像這船上只有他們一個樣。再過去，他們的後面坐着一個在鎮上極有權力的男人，他是披着件大斗篷的從布魯吉斯（註四）來的胖胖的商人。他的僕人是全身武裝，保護着在

（註四）布魯吉斯 Bruges 在比區時 West Flandres 省。

他旁邊的那二個裝滿了錢的口袋，在他隔壁是一個學術家，他是一個羅凡大學（註五）的博士同着他的侍從。這些互相表示輕蔑的人是坐在船頭與划船的人的樣子中間。

當這遲到的客人把脚踏上船時他向船尾飄了一眼，但當他看見船尾沒有空位他便在船頭的那些人中去我一個坐位。那裏坐着一些窮人。這個人是光着頭，他的棕色的布大衣同那上等麻布的襯衫都沒有裝飾，在他的手裏沒有拿着禮帽也沒有拿着便帽，沒有錢袋也沒有鍍金的長劍，一切都使他很像一個鎖長——一個良善而溫柔的人，像一個老福蘭達斯人（註六）一樣，他的天性與樸實的性格已經被他們國家裏的畫家極出色的描畫出來了。這些窮旅客以一種尊敬的態度來歡迎這個引起了那些在船尾的人的輕視的密謀的客人。一個年老的士兵，也是一個幸勞而困惱的人，他是坐在船的最末端，把他的脚抵着一根船樑以保持身體的平衡。

一個年青的女人——一個母親同她的孩子，似乎是屬於奧斯登的勞動階級的，把身子移了過去空了一個位子給這個新來的人。在這個舉動裏是沒有諂媚或是輕蔑的痕跡的

（註五） 羅凡大學 University of Louvain 在比利時的 Brabant 省內，創設於一四二六年，
為比國文化之中心。

（註六） 操福蘭達斯語的比利時人。

。這親洽只不過是一種表徵，窮人是很知道怎麼去尊重是一種天職，是表現他們的樸直與本性的——在他們一切的特性的表現之中，好與壞是極明顯而坦白的。

這位生客以一種充滿了尊崇的態度去感謝他們，於是便在那個年青的母親同那老兵的中間坐下來。在他後面是一個農人同着他十歲的兒子。一個拿着一個陳舊而縐的幾乎是空的錢袋，衣服穿得很襤褸——一個吝嗇而疏忽的典型——的窮劣的老婦人蹲伏在船頭的一卷繩子上。一個老船夫在當她有錢而美麗的時候認識她，便讓她上來，因為一般人是這樣美麗的叫她「上帝的寵兒」。「謝謝你的仁慈，若瑪斯，」這老婦人說：「在我今天晚上的祈禱裏我一定替說兩聲『Paters』(註七)同兩聲『Aves』(註八)的。」

船主又吹了一次他的號角，看看那沉靜的村鎮，把鐵鍊丟在船上，沿着船邊跑到舵前去，把着舵把直直的站着；隨後，當走進海裏時，他向天上望了一眼，大聲的向水手們叫道：「划重些，快啊；海在惡笑了——這死鬼我覺得那浪就在舵上，那暴風雨就在我的傷處。」這些話是用航海的方言說的——這種言語只有這些聽熟了浪聲的人才了解的——，使槳手變忙了，但動作依然是有節拍的，這與先前的搖法的不同就如同一匹馬

(註七) *Pater* 即 (Father) 即上帝之意，常用在祈禱中。

(註八) *Ave* 祈禱中的祝詞。

從慢走變做急馳的不同一樣。那些上等人坐在船尾上很高興的看著這些彎曲的臂，這有着急憤的眼睛的青銅色的面孔，這發漲了的筋肉，以及這正把「他們」平安的送過這狹長的海峽的不同的人的協調的動作，因為在這裏面使他們得到了很大的愉快。至於在船首的那兵，那農人同老婦人，則以天性上的同情的愛念關切着這些水手，因為只有以勞役爲生的人才了解它的苦楚與可怕的。而且，生活在廣闊的大自然裏的人，他們由天空的樣子就預知危險已經威脅着他；所以「他們」是危險的。那年青的母親正搖着她的孩子安睡，並且還唱着一些教堂裏的舊調子。

「要是我「真的」渡過去了，」那老兵向那農人說：「上帝一定要在我們的生命上加上一大堆困苦的。」

「啊！他是有支配能力的，」那老婦人說：「但我以爲他（指上帝而言）的最大的愉快是呼喚我們到他那裏去。你看見那光亮了嗎，那邊？」並且把頭動了動指着那落日。那光帶活潑地穿過了那似乎是正要放出一陣暴風的淡棕紅色的雲朵。海面現出了一種奇異的樣子，發出一串咆哮，很有些像一條憤怒得不願平息的狗的狂號。

離奧斯登到底已經不遠了。恰在這時候，天空同海面現出了一副言語與繪畫所不能表現出來的樣子。人類的創作很彷彿是一個有力的對照，像極光亮精巧的鑽石具有着

它的奪目的光輝，絕望的可能的事物很可能表顯出她的尋常的外面的美麗而偉大的風度，雖然人的靈魂是常像深奧的舉動要以鎮靜來計算一樣的是要以動作計算，沉靜同樣也要以風暴來計算的。

有時當船上的每一個人是默默的凝視着海面同天空的當兒，對於這嚴重的沮喪不是由於預知也不是由於服務從所產生的，它的到來是幾乎超越了我們在祈禱的時候，在薄暮的當兒，在自然是寂靜而且鐘聲響着的聲中所感到的一切。海面拋起了一個淡薄的，白色的閃爍，但變化得像銅的色彩一樣；天空是極灰濃的；在西方的長而狹的隙縫看起來像是些血浪，在東方的光亮線條像是上等的鉛筆所畫下的跡痕，它是存在於雲朵的間隙中，像一個老年人的額上的縐紋一樣，由於這天空與海面構成一幅平和的背景，在落日的有惡兆的閃光的光輝照耀下，一切都大半塗上了層顏色，宇宙的表面的感覺到了一種恐怖的意思。假如把人們的大胆的妄言插在文章裏是可以的，那可以重複那士兵的話：「時間是滾開了，」或是那農人的回答，這天空是有一副施紋刑者的樣子。一陣風突然從西方吹起來，船主，他從沒有停止過向海面的注視，看見浪流從水平綫上突了起來，叫道：「哦！哦！」在這叫聲中那些水手立刻停止了動作，讓他們的槳隨水飄去。

「船主是對的，」若瑪斯說。小船被帶到了一個巨浪的頭上，似乎是要向這張着口的海的底裏落進去，在這嚇人的動作與這海洋的突然發怒，那些在船尾的人的臉變成慘白的了，而且掙出一種恐怖的叫聲：「我們完了！」

「還沒有的，」船主很快的回答說。這時船上空的雲在狂風的威勢下被分成了兩半。那烏黑的雲堆以一種不吉的敏捷的姿態由東邊展向西邊去，那些微光立刻在風暴所吹出的雲隙中沉了進去。那些旅客們，那有錢人同貴族，那兵士同窮人一起都被那後來者的樣子所驚往了。他的金黃色的頭髮分垂在他的安靜而沉着的額上，一些鬚髮則低垂在他的肩上，簡單的說，對着那灰黑的天空的超羣而文雅的面孔，是閃着神似的愛。他並不是輕蔑死！他是不相信就要毀滅。假如一來那些在船尾的人是曾經有了點疏忽，那這暴風雨的不停的狂怒便是恐嚇着他們，他們立刻又回到他們的自私的情感與不可改的習性中去了。

「這對他倒是幸運，那位蠢官，他並不覺得我們一齊都是在危險裏。像個狗樣站在那裏，似乎是沒有注意到死就要來了。」博士說。

他還沒有說完他的這聰明的格言，暴風雨又放開了它的毒手；風從每一個方向吹了

過來，小船旋轉得像陀螺似的，海在窘迫着它。

「哦，我的不幸的孩子！我在孩子！誰來救我的孩子啊？」那位母親以一種令人心碎的聲音叫道。

「你自己，」那後來的人說，這話的聲音穿進了那年青的母親的心，並且帶去了希望，她傾聽着這溫甜的言語，雖然暴風雨在發着狂，旅客們在顫抖着。

「安特威爾浦（註九）的聖母（註十）喲，我一定買二十磅的蠟燭同一個聖像來供養你，只要你能保護我的這個。」那商人叫道，跪了下去舉起他的那幾口袋金子來。

「聖母在安特威爾浦的神力並不在這裏多些的。」博士說。

「她（指聖母，譯者）是在天堂裏。」一個聲音說道，它似乎是從前面的海上傳來的。

「那一個說啊？」

「魔鬼，」那僕人說：「他是在嘲笑在安特威爾浦的聖母。」

「不要再祈禱你們的聖母了吧，」船主對旅客們說：「不要再哭號，幫忙我把船裏

（註九）安特威爾浦 Antwerp，比利時一個大商人埠，城內有大教堂。

（註十）照原文應譯為「萬世之主的聖母。」

的水潑出去吧。還有我們，」他又對水手們說：「搖重些，在那些直到現在都把你們拋棄在這世界裏的魔鬼的名字中，我們只有剎那的恩惠，還是我們自己來做自己的上帝吧。這小片水是極危險的，我從三十年的經驗就知道它，未必今天下午是我第一次來對付一場暴風雨嗎？」說完他靠着舵站着，繼續的不停的看看船，看看海又看看天。

「船主是對什麼都咒，」若瑪斯用很低的聲音說。

「上帝是要叫『我們』同這些下賤的人死在一起嗎？」屬於那漂亮的騎士的那位傲慢的少女問題。

「不！不會的！高貴的小姐，聽我說。」他伸手抱着她的腰，對着她的耳朵說：「我會游泳——不要說出來；我一定拉着你的美麗的頭髮不安的帶你到岸上去的；不過我只能救你一個。」

這少女望着她的年老的母親！這太太正跪着向聽不到她的話的主教請求赦罪。那位騎士看出了他的美麗的情人在眼裏所現出的一些出於子女的關切的模糊的感情，於是低聲的向她說：「讓上帝來支配吧！假如他（指上帝）要召喚你的母親到他那裏去，無疑地一定是賜給她幸福——在那另一個世界裏，」他仍用一種很低的聲音加道：「同時也

在這個世界裏賜給我們。」

這位貴族太太是擁有在格爾斯男爵的附近的七個封地的，那位少女傾聽着由這漂亮的投機者嘴裏所說出來能活的話同情人的關切，這個青年的壞蛋是傷害了教會，去找戰利品——找一個女孩子結婚或是一筆錢財的。

那主教只祝福着浪波同時吩咐它們平靜，而不知道究竟要怎麼做！他是在想着在以豐盛的筵席等待着他的他的妍婦，也許這時她正在洗澡，正在化妝，或者她是正在穿天鵝絨的衣服，迅速的佩帶上她的項鍊與珠寶。而沒有想到宗教的威望，安慰這些基督教徒，勸他們信任上帝，這位邪主教把世俗的憾事，慾情的言語同祈禱文中的神聖的語言混雜起來了。

當小船被浪高舉在空中，或是沉在浪低裏時，在每一個慘白的臉上所引起的表現顯示出來了不同的性情！船搖戰得像一片脆弱的花瓣，一件秋風的玩弄物，它破裂着它的外殼，彷彿就要完全破碎了似的，這時，全是可怖的叫聲同怕人的沉靜交替着。

這些坐在船首的人的舉止同在船尾的那些有錢有勢的人是少有的對照。那年青的母親每當浪向脆弱的小船衝過來，便把她的孩子緊緊的抱在懷裏！但她堅守着那生客所充溢在她心裏的言語同給她的希望！她時常轉過眼睛去看看那個人，同時每一看都從他的臉上吸取得了一種新的信心，這種奇異的信心是一個怯懦的女人的，這種信心是一個母

親的。靠神的語言與愛的語言生活的已經離開這個人了，這率直的人在忠實的等待着他所給她的希望的成就，而毫不害怕暴風雨。坐在船邊上的那士兵，不停的思索着這非凡的事，不覺地想法改變他的嚴峻的褐色的面孔，運用起他所有的意志的聰明與力量，因為它還沒有毀滅在一種忍受的不自然的生活裏。他好勝的表示他的平靜與安祥。在鼓起這矯飾的堅勇的樣子後，他末了稍稍把他自己同內在的力量的神祕的本質結合起來。然而他的想像力變成了一種直覺的狂熱，一種無界限的愛，一種對那個人的信任，像士兵們當他們的司令是一個有權力的人，被勝利的光輪所圍繞着，行進在名人的炫赫的聲望中時而熱誠的服從他一樣。那可憐的老婦人低聲的說道：

「哎！我是多麼不幸的一個罪人啊！是我還沒有苦得夠去補償我年青時的歡樂嗎？不幸的人啊，爲什麼你要過法國女人（註十一）的生活啊？爲什麼你要同教會裏的人耗費上帝的貨物，在酒店當舖中間耗費窮人的貨物啊？哦！我多該死啊！哦！上帝！上帝！讓我在這不幸的世界裏了結了我的罪惡吧！高貴的聖母，上帝的母親，憐憫我吧！」

「自己安慰一下吧，老太太，上帝不是一個拉姆巴！雖然我在到處殺過好人同壞蛋，但我可不怕耶蘇復活。」

（註十一）意即窮極修者。

「啊！先生，靠近那高貴的主教的那幾位太太她們多幸福啊！」這老婦人說下去；「一定是她們的罪惡得到赦免了，哦！我只要聽見一個牧師的聲音向我說：『你的罪惡寬恕了你，』我一定信服他。」

那生客轉了對着她，他的臉上充溢着寬恕的神情，這使她有些抖戰。「只要信服，」他說：「你一定得救。」

「上帝會賜福給你，仁慈的先生，」她回答道：「要你真的這樣說，我一定爲你同時也爲我而赤着腳去羅萊多（註十二）朝拜聖母去。」

那農夫同他的兒子仍然靜靜的，忍受而且服從着上帝的意志，人總習慣於本能的服從，就像動物之對於地震一樣。

在船的一端是有財富，驕傲，知識，淫佚，罪行，以及整個由藝術，思想，教養，同世界與它的法律所造成的社會！但同樣在這一邊却只有恐怖，顫抖，無數矛盾的思想的衝突，同可怕的疑懼——總之，除開恐懼外什麼都沒有。同時，翱翔於這些之上的是個有權力的人，這小船的船主，他什麼都不信，這位領袖，這位定命論者，竭力加強他

（註十二）羅萊多 Loreto 意大利的一城，傳有聖母生住的一間小屋，此屋原在 *Narni*

，後忽遷至該處，其遷移之人則無人可知。

的自信，只高叫水瓢而不求救求聖母保護他，不停的抵抗着風暴，全力的同海在鬥爭。

在船的另一端，那懦弱的：——那母親，把她的在向風暴微笑的小孩緊緊的抱在懷裏——：一個士兵，除開創傷外便沒有別的來答報他的殘生，這恰像是獲得不變的信心的一種犧牲！他流盡了淚，也難得一片麵包！同樣的，他笑任何事情，並且無顧慮的繼續下去，他的快樂則是在他能夠借一瓶啤酒消除他的光榮，或者是借此講故事給好奇的孩子們聽的時候。他愉快他的請求上帝照顧他的將來。那兩個農夫是勞苦而窮困的人民，人類的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世界所賴以生活的！這些樸實的人是直誠的思想與它的寶物，而準備把他們自己全沉在一種信仰裏！他們有一種相當堅強的信仰，對這，他們從沒有討論或是分析過的純潔的人啊，在他們的良心裏純潔與情感仍有力的存在着的。悔恨，不幸，愛情，工作都已經試驗，鍛鍊。集中過他們的意志，在人中間唯一以這相類似的東西便只是聖賢所謂的靈魂。

當這小船在那少有的機警的船主的指揮下，到底幾乎看得見奧斯登了，離海岸五十步的時候，它被風暴的怒吼趕回來，並且突然開始下沉。那生客帶着光亮的面孔對這不幸的小世界說：「誰有信心誰便獲救！他們可以跟隨於我。」這人站了起來，以一種堅定的步伐走上浪濤去。立刻那年青的母親手裏抱着她的孩子隨着他走上海面去。那士兵

直了，用他粗魯的話說：「我賭咒！我跟着你到魔鬼那裏去。」於是，好像是沒有驚駭，他也走到滿面上去了。

那老妓女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跟着那人也走上海面去。那兩個農人說：「當他們走到海面上去，爲什麼『我們』不呢？」於是他們站起來迅速的跟着別的人，走到水面上去。

若瑪斯很想這樣做！但他的信心不固定，好幾次都落下去，不過仍浮了起來！在三次失敗後，他也終上踏上海面了。

那放肆的舵手像個水蛆似的被衝到他的船底裏去了。那商人也有信心，並且浮了起來，但他要去拿他的金子同他一齊，於是他的金子把他拉到海底裏去。聽着而嘲笑這大言不慚的人與那些怯懦者，在他看見這生客率領着那些人走上水面去時，這科學家開始笑了起來，並且便沉進大海裏去。那少女被她的情人拖着跳進波濤中去了，那主教同那老太太沉到了海底去，也許是由於沉重的罪惡，沉重的虛偽的觀念中的不信任與自信！沉重的虔敬的行業，輕視救濟與真正的宗教把他們拉下去的。

這有信心的人羣，堅定的走着，乾燥的脚步踏着狂怒的水面，聽着四周風暴的可怕的咆哮；巨大的浪波在他們的脚步下破碎了，在不可抗的壓力下海洋分成了兩半。穿過

濃霧這些忠信的人發覺在岸邊有一個弱小的燈光，它是搖曳在一個漁人的小屋的窗裏。每一個人當他堅勇的向着這燈光行進時，似乎聽見他們的隣人透過海的怒號叫道：「勇敢；」然而，每一個人都只專注在自身的危險上，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所以他們到達了岸邊。當他們一齊坐在漁人的火爐旁邊，他們却見不到那領導者的有光亮的面孔了。坐在一個石塊的頂上的是那在船上被狂風所捲去的舵手，他拚着一個水手的最大的力量抱着一塊木板，那聖人下去救這個快衝碎了的遇難的人！他伸出了一支援助的手放在他的頭上，然後說：「這一會可平安了，但你不要再那麼做！那太壞了。」他把這水手摀在肩上，帶他到漁人的茅屋去。他並且還爲這不幸的人敲門，於是漁人便把這矮小的避難所的門開了！隨着這救主便不見了。

在這個地方，這水手建築了一個「慈善院」，這裏許久都還看得到耶穌基督所留下的脚印。相傳是留在沙灘上。

以後，當法國人進入比利時的時候，一些修道士把這證明耶穌的最後的來臨曾經到過了世界上的非常的神跡移走了。

後記

每天坐在桌前，翻字典，抽香煙，這樣的寫幾個鐘頭，終於又譯完了這幾篇東西；到放下筆的時候，心裏才輕鬆了許多，因為到底又做了一點工作，雖然這工作是怎樣的微末，但在我已經是盡了不小的力量才完成的。

關於這位是「文壇拿破侖」的巴爾扎克，他的生平大家是極熟習的，他的不朽的巨著「人間喜劇」更是大家所愛好的，也許我們一閉下眼就彷彿看到郭蘭帶那老頭在眼前活動起來！所以，對於作者同這幾篇東西我不打算再作什麼介紹。

書中註，都是我大胆加上的，如有錯，倘望讀者能賜給我指示。